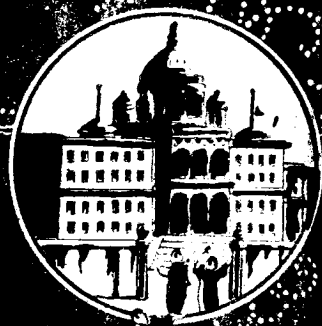


長社香小
篇會艷說

海
上
迷
宮



海 上
版出局書滬滬



社會香
水說
滾上迷宮

著作者 香蘭生

第三十九回

憂嗣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

話說顧本立的夫人。因為嫁了多年。還沒有生下一男半女。所以心裏急得甚麼似的。求神問卜。也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。也是合當有事。偏有個小姊妹來告訴他說。八仙橋地方。有個醫生。專會治婦人家不生子女的毛病。有許多女人嫁了十幾年。連屁也沒放過一個。經這位醫生三個手指往脈息上一搭。不到一年。便生下一個。又白的兒子來。也有女人家年紀已經六十多歲。月經都停止了。有



二十年。經這位醫生一貼藥用下去。說也奇怪。那多年不來的月經。居然又會按月來潮起來。你說這事情奇也不奇。列位呀。上海是個五方雜處的社會。滑頭醫生自然容易存身。儘有許多醫生。登的廣告。發的傳單。上面說得天花亂墜。那知道他連湯頭歌訣都沒讀熟。便老着面皮掛起招牌來。橫豎俗語說得好。叫做藥醫不死病。反過來說。要是吃藥吃死了人。可以用一句死病無藥醫的話去抵制他的。上海的醫生界裏。真是黑幕重重。顧本立的夫人。如何會明白這道理。他正在望子心切的當兒。這種無稽之談。自然往耳朵裏直鑽。當下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問明了這醫生住處。一輛黃包車。逕自往八仙橋而來。及至走進弄堂一看。這弄堂又黑又髒。那牆壁上又被



一般黃包車夫和小工。隨意小便。澆得生了一重黃顏色的東西。又因爲這八仙橋鄰近小菜場。所以也可以算是衝煩疲難的所在。來來往往的人。一天也不知有多少萬。這班走路的人。有的剛在茶館裏出來。多喝了茶。小肚子裏不免發脹。有的又因爲打了一兩回野雞。傳染了白濁症。那生殖器。便好似沒有修理好的自來水龍頭般。只管搭的搭滴個不住。走路走急了。便一般的要找個地方來排泄。排洩。這條弄堂。便成了個衆妙之門。一個剛掖好褲子去了一個。却又撩起前襟。握上來補缺。川流不息。直澆得那牆腳邊雨淋水潦般。再也容納不住了。便逐漸把容納水量的區域擴充開去。後來索性一條弄堂完全成了臭鄉。終日濕漉漉的。簡直連腳都插不下去。



那顧本立的夫人。到了這個所在。望了一望。只叫得一聲苦。原來自己脚上。剛正在小花園買了一雙黑緞子綉紅花的新式鞋子來。穿上脚還不到三天。要是在這個弄堂裏踏上幾脚。眼見得兩塊錢是白花的了。所以站在街口。只管臉朝着這一片黃澄澄的澤國發呆。可是生兒子事大。踏躡一雙鞋子事小。自己已是從老遠的路跑得來了。萬不能爲小失大。入寶山空手而回的主意打定。便硬着頭皮。一手掩住了鼻子。一手掖起了裙角。一脚一脚。只揀比較乾淨些的路走去。却也有許多排洩的人們。見有娘兒們走進這衛堂來了。他們不但不知道把這種見不得人的形狀。遮掩些兒。他們反而惟恐這娘兒們瞧不見。索性挺起了小肚子。一發好似救火會練習救火。



般把高度格外提了起來。還有幾個人。却只管用手搖個不住。水痕飛濺。也不知道他們是甚麼用意。顧本立的夫人。本來是懂得非禮勿視的。他生平從沒有瞧見過這種狼形的男子。只嚇得心頭突突的亂跳。事到其間。也是沒法。只得低着頭。只做沒有瞧見。便匆匆地捱身而過。好容易才找到了那醫生的住所。只見是一上一下的房子。天井裏。腳桶馬桶橫七豎八的擺着。六扇玻璃門窗。那玻璃在木匠把他裝置上去的辰光。曾經用抹布擦過一次之後。簡直就沒有第二次和抹布親近過。煙薰火炙。本來透明的。此刻却比糊了一重皮紙。還要覺得關防嚴密些。這玻璃門窗裏面。打橫放了一隻半桌。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穿短衣服的老頭兒。見了顧本立的夫人。便招



第三十九回 憂嗣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

六

呼道。要看病。先在這裏掛號。顧本立的夫人。便問要多少錢。那老頭兒見這女太太是第一次光降。便架起老花眼鏡。向他打量了好一會。才回答道。診金一元。號金兩角。顧本立的夫人依言。在口袋裏掏出了一塊兩角錢來。給了那老頭兒。那老頭兒還怕這洋錢或者是夾銅的。所以在桌上丟了一丟。見一些破綻都沒有了。才放好在抽屜裏。擺一擺手。教顧本立夫人坐下。顧本立的夫人留心四下打量時。只見這客堂裏烏黑黑的。連一點陽氣也沒有。不覺把一個興緻。好似在冷水裏浸了一般。失望得甚麼似的。正在懊悔來得太鹵莽時。忽聽那老頭兒拉開他的破毛竹喉嚨喊道。有人看病啊。又聽得樓下彷彿有人嚶嚶似的答應了一聲。良久良久。才從樓梯上走



了一個人下來。只見這人一頂瓜皮尖頂帽子。却有半頂合在眉毛上。探着一雙拖鞋。雙手却捧了一個水菸袋。那一雙袖子。鎮天在桌子上擦。所以油光漆膩。推了有四五分厚。簡直是光可鑑人咧。顧本立的夫人留心打量這人年紀時。見他比那老頭兒輕了不少。面貌却生得一般無二。誰也分別得出這二人是父子。只見這年紀輕些的人。纒着眉頭向顧本立的夫人望了一眼。便問道。是你看病嗎。顧本立的夫人點了點頭。心想這個大概算是醫生了。只見這醫生又問道。什麼病。顧本立的夫人見問。才把自己因為沒有生育過。急於要生下一男半女來。所以依着小姊妹的指點。來請你先生開個藥方的一番話說了。這醫生見是要生兒子的。臉上這才有了些笑容。



把那手裏的水菸袋。拚命價抽了一口。滔滔汨汨。把自己專醫人家不生子女的病。怎樣怎樣靈驗。那裏的女太太。吃了我的藥。一胎便生了個孳生子。那裏的少奶奶。吃了我的藥。到今年才只三年。便生了三個兒子。這一番丑表功表罷。果然把顧本立的夫人。說得有七八分相信了。這醫生究竟也是個老江湖了。知道顧本立的夫人。被自己一番說話。說得信仰心提起來了。便開條斧道。不過我這裏看不生兒子的病。有個規矩。最好包給我看。我這裏有一服祖傳秘製的藥。只要拿去每天吃一頓。不出一月。包你得胎。百試百驗。可是我這藥。本很是昂貴。所以先要講明在先。一總要多少錢。先付一半。還有一半。可以等生下了兒女再來付的。顧本立的夫人道。但不知



要多少錢。請你先生說一個數目出來。我好忖量忖量。那醫生道。這裏定例。生兒子的藥。每料大洋壹百塊。劃一不二價。顧本立的夫人道。要是不靈便怎樣。那醫生把頸子仰得高高的。笑了一笑道。我這個藥。百發百中。那有不靈之理。你要是不信。我可以立個保單給你。如若半年以內。還不得胎時。你付的五十塊錢。我可以加倍奉還。不過你要是得了胎。還有五十塊錢。便該就來付訖。這醫生說得這般硬法。顧本立的夫人聽了。不由得心花怒放。把平常本來是精明強幹的。如今爲了養兒子的心太熱了些。也不暇考慮這醫生的話有無破綻。只覺得現在有着這樣一個機會。倒不可錯過了。便道。但不知你先生這個價錢裏頭。能不能公道些兒。那個醫生躊躇了。



半响才說道。也能念你路遠迢迢的跑得來。不能教你失望過去。我這裏索性大開方便之門。就讓了你一個八折罷。不過這是我特別優待你的。你却不可向旁人說。就叫做只此一遭。下不爲例。你還要還價時。我可沒有這空功夫來和你多費唇舌。恕不奉陪了。這醫生說着。又做出捧了水煙袋。要回到樓上去形狀。顧本立的夫人便急了起來。生怕得罪了這醫生。豈不把一個兒子犧牲掉。虧他急得臉漲通紅的說道。依你先生的話就是了。一面說。一面便從小皮包裏拿出四張十塊錢的鈔票來。交給了那醫生。那醫生點明白了。這鈔票數目不錯。才放下煙袋。把鈔票塞入自己口袋。又大聲分付那個掛號的老頭兒道。真是豈有此理。客人來了。茶也不倒一碗。那掛號



的老頭兒聽了這話。只得顛巍巍的站了起來。就在掛號的半桌上。檢起一只垢膩堆滿的茶杯來。胡亂把袖子抹了一抹。便想拿了去倒茶來。顧本立的夫人忙攔着道。茶倒不銷了。還是請你先生趕快把藥給了我。讓我好早些回去罷。那醫生聽了。便向那老頭兒呖喝道。既是這樣。茶便不必倒了。趕快把藥箱打了開來。檢一瓶婦科必孕丸。給這位太太。那老頭兒聽了。諾諾連聲。也不敢違拗一句。便真個開藥箱去了。顧本立的夫人不禁十分詫異。心想就面貌看來。兩人分明是父子。可是這兒子怎麼又把他的老子呼來喝去。當奴隸看待呢。當下再也忍耐不住。便問道。這位老人家是你先生何人。那醫生見問。臉上紅了一紅。道。這是我們家一個老奴才。真是貪吃懶。



做撥一撥才動一動。我因爲念他在寒舍伺候多年。所以沒有把他攆出大門去。可是時常累得我生氣。真是生成的奴才脾氣。無論如何是改不掉的。醫生剛在說得十分得意的時候。那老頭兒檢到了藥瓶。抖抖的拿着。站在一旁。那醫生說甚麼奴才不奴才的話。他聽得清清楚楚。只見這老頭兒兩個眼眶裏。噙着一包眼淚。不住的把袖子拿來擦着。醫生便劈手把這藥瓶奪了過來。道。滾開去。這老頭兒才一面拭淚。一面蹙開去了。顧本立的夫人。瞧這情形。胸中早已雪亮。可是別人家的家務事情。也不用自己去多管。只在醫生手裏接過藥瓶來。告辭着走了。在那臭氣薰天的衙堂裏。却也不敢停留。急急忙忙走出衙來。低頭看自己那雙新鞋子時。幸喜不曾濕透。便



雇了一輛黃包車回到家裏。依着醫生分付。果然把那丸藥。每天吃一頓起來。正是

漫言乞得嫦娥藥。其奈長離倩女魂。

欲知顧本立的夫人得胎與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寫上海術堂裏小便處之污穢。誠淋漓盡致矣。中國人隨地小便之風。雖賢者亦復不免。西人有諺語曰。凡華人足迹所至。卽吐痰與小便所及之處。彼紐約市至隨路吐痰有禁。犯者須罰銀一圓。而中國人則并小便而不能禁。其文野程度之相去。抑何遠甚。

顧本立夫人求子心切。遍遇江湖醫生之行騙。喪財之不足。更



第三十九回 憂嗣續貧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

一四

繼之以喪命。作者於婦女望子心切。力深痛之。故用力描寫醫生虐待其父。蓋警告世人。不必墨守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之遺訓。生兒而不肖。固愈於不生也。惜夫顧本立夫人。親見醫生之虐待其父。而猶渴望有子。殊不知眼前妙諦。卽爲殷鑒。作者行文。心細如髮。於此等處見之。



第四十回

誤庸醫魂歸離恨天 羨芳姿身入銷魂地

且說顧本立的夫人。在那醫生家裏。拿了一瓶丸藥。如獲至寶般回到家裏。立刻照着醫生的分付。每天吃這麼一頓。那裏知道這種丸藥和顧本立夫人的體質不宜。所以吃了十多天之後。肚子裏熱得如火燒般。立刻病倒了。只見他口枯舌燥。喉嚨裏乾得幾乎要分裂開來。連那兩隻眼睛都紅了。這一下可把顧本立嚇得手足無措。盤問他夫人這病的來歷時。他夫人怕說出吃錯了丸藥。要受丈夫的埋怨。所以咬定牙關。只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顧本立無奈。只得花



了十幾塊錢去請一個醫生來。替他處方調治。上海的醫生老實說大多數是虛有其表。他對於病情還沒有分別清楚。便急於坐下來開方子了。下的藥又無非是些甘草蘆根。吃下去再也不會礙事的。開完藥方。連櫬子也沒有坐熱。便掉轉身軀。跳上汽車溜之大吉。十幾塊錢的診金。便進了他的口袋。他的責任總算交卸。至於這病人看得好不好。原要憑各人的命運。醫生是照例不問的。你想這種藥服下去有何用處。顧本立的夫人。自然病勢越變越重。眼見得只賸一口氣兒。是不中用的了。顧本立也是束手無策。只是坐在牀沿上。淌眼抹淚。想不出一毫辦法來。這時有個親戚說中醫既是瞧了不中用。何不換一個西醫來瞧瞧呢。顧本立本來不很相信西醫的。



如今見親戚說了。他想中醫既是不會看這病。便請個西醫來。或者能挽回也未可知。當下又花了十幾塊錢。去請了一個德國什麼大學的醫學博士來。那位醫學博士一到。便立刻教他夫人把胸前衣服解開。可笑他那夫人。完全是個舊式家庭的婦女。在一個陌生男子的面前。如何肯袒胸露臂呢。那裏禁得顧本立連勸帶說。他的夫人閉着了眼睛。聽憑顧本立擺布。顧本立便替他把胸前鈕口解開。露出骨瘦如柴的前胸來。只見那醫學博士從皮包裹取出一根皮帶來。把一頭兩個牛角做的小喇叭。分開塞在自己的耳朵裏。把又一頭在他夫人胸前移動。從前胸一直聽下去。直聽到他夫人的小肚子上。那醫學博士這才發見了什麼東西似的。只管在那小肚子



上聽個不住。約莫有五六分鐘光景。才把那皮帶放好了。教顧本立把衣裳扣好。又從皮包裹取出一隻針來。在他夫人臂上針出了一滴血來。讓他滴在一塊玻璃上。又拿了一面鏡子般的東西。照在那血上。細迷了一隻眼睛。在鏡子裏細細的觀察。一會兒才算診察完畢。便吁了一口氣。又拉了顧本立一把。到了樓下客堂裏。才開言道。尊夫人的病。是中了慢性的毒。要是早一些請我來瞧。原沒甚要緊的。無奈你們來請得太遲了。這毒汁已經遍布全身。不是藥石之功所能奏效的了。況且小腸已熱得潰爛了。照規矩本來應該用手術把肚子剖開來。好將那一段潰爛的小腸割去。可是使用這手術。第一病人的身體這樣虛弱。一定吃不住。第二小腸治好了。中毒的血



液。依舊沒有法子可以醫治。而且據病情看來。這病人在一二天內。就要無救的了。就是使用手術。這時間也嫌不夠。現在我開張方子。在這裏。你們拿了到藥房裏去配來吃下去。不過可以使病人精神提起些。好讓他有什麼話。和你們談一個暢快。至於根本上。都依然無救。你們還是趕快替他預備後事罷。顧本立聽說他夫人的病是無可救藥的了。究竟和他做了夫妻一場。結髮之情。一旦要永訣了。怎能不傷心呢。便眼淚婆娑的說道。請你先生另外想個方法救救他才是。那醫學博士搖頭道。毛病已是到了最危險的時期。就是呂純陽再世。可也沒有法子想了。千句併一句說。你們請我請得時候太晚了。要是早十天請我。這毒血還沒有遍布全身之前。救治是很



第四十回 誤庸醫魂歸離恨天 妾芳姿身入銷魂地

六

便當的。你們起先只知道信任中醫。那裏省得這種病。斷不是吃些苦茶所可濟事的。這醫學博士說完話。便在懷中取出一枝自來墨水筆來。颼颼的在一張外國紙上。春蛇秋蚓般寫了一大批外國字。交給顧本立。提起皮包。戴起帽子。道聲再會。便大踏步去了。顧本立送客回來。果然他夫人服了那醫學博士的藥之後。神志比較清醒了些。至於病勢。却一毫不見減退。隔了兩天。一口氣回不過來。便嗚呼哀哉了。顧本立從吃筆墨飯起。後來開了書坊。幸虧他這位夫人。克勤克儉。又能夠幫助丈夫處理店務。顧本立才有今日這般豐衣足食。論功行賞。這位賢內助。便是顧本立的恩人。一日閻王老子。把他們這一時恩愛夫婦。生生拆散了。你想怎麼不教他哀哀欲絕。



呢。可是人死不可復生。顧本立也只哭了一場。便買棺材。製殮衣。才把他夫人的飾終之禮。張羅完畢。可是中年人大凡死了老婆。便好似失了臂膀般。不但自己的飲食衣服。沒人照管了。更兼回到家裏。看了那塵封鏡匣。蛛網紗窗。觸景生情。更教顧本立一刻也不能再停留在家裏。他本是個很儉樸的人。平日間一錢如命。此刻沒了老婆。便萬念俱灰。想到這銀錢是個身外之物。樂得抱着浪漫主義。一天福。一天福。一天。顧本立既然抱了這個主意。便也跟着朋友跑起堂子來。沒事的時候。還在跳舞場裏坐坐。這一天他剛吃了花酒。看了跳舞回來。不想在泥城橋畔。便遇見了他命中的磨蝎。陳美雲。他這時因為變了鰥夫。所以對於面孔漂亮些的女子。便格外關心。第二



天便打扮得衣服麗都。親自來奉訪陳美雲。陳美雲的母親見了顧本立。不覺怔了一怔。才笑着說道。是顧先生呀。若不是我眼睛光好。再也不會認得的了。我們兩家不見也有七八年了。你們府上都好嗎。你家嫂嫂是再也和氣不過的。怎麼不一同請過來。顧本立見問。嘆了一口氣道。說來話長。你難道還不明白麼。我們女的。在今年春上。早就死了。陳美雲的母親哎呀了一聲道。真的嗎。怪不道你戴着藍帽結子。原來嫂嫂死了。真是天有不測風雲。人有旦夕禍福。你們嫂嫂這樣一個人材漂亮。手脚靈快的人。怎的說死就死了呢。若不是你顧先生自己說的。我們聽了。還以為是造謠言。要給他個耳刮子吃吃呢。顧本立道。不談了。不談了。再談下去。我的眼淚就要忍不



住望外滾了。我且問你。昨天我和你們美雲。在馬路上碰見的。所以知道你住在這裏。此刻陳美雲往那裏去了。怎麼倒不見他的踪跡。顧本立的話還沒說完。早瞧見陳美雲揭開門簾。跳了進來道。說起曹操。曹操就到。我原說你要來的。你怎麼到這時候才來呢。顧本立一面答應。一面留心打量陳美雲時。只見他在這個深秋天氣。却只穿了一件白紡綢的小衫。和白紡綢的襯袴。一條袴帶。也是紡綢做的。束在腰裏。打了一個結。那袴帶梢便長長的拖在外面。越發搖曳生姿。十分惹看。顧本立道。天氣已是九月初了。外面人家還有穿夾衣服的。怎麼你却只穿個小褂子。仔細受了涼。須不是頑的。陳美雲的母親接口道。是呀。你瞧他長得也是近二十歲的人了。一點寒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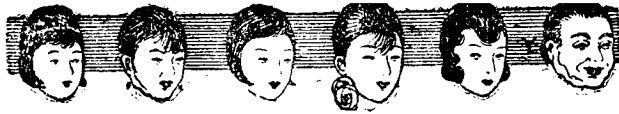
都還不知道。他總是歡喜把衣服脫輕鬆了。受了涼害起病來。躺在牀上時。又娘呀娘呀的吵不清爽了。陳美雲聽了。只是痴痴的一陣笑。也不答言。走上了一步。挽着顧本立的手道。休要聽娘的話。老年人總是這樣絮絮叨叨的。你到我房間裏來坐地。顧本立見陳美雲待他這般親熱。覺得情不可却。便依言跟着陳美雲到他的臥房裏。只見銅牀雪帳。果然布置得十分精緻。那個床中央。却擺着一付鴉片煙傢伙。陳美雲挽着顧本立的手。向牀上一推道。你且睡下來。我裝口鴉片煙你抽抽。顧本立本來不很歡喜抽這鴉片煙的。可是這會子怕拂逆了陳美雲的意思。便戰戰兢兢的躺下。陳美雲果然燒起鴉片煙來。只見他手術很是熟溜。足見他對於裝鴉片煙一道。也



是很精明的了。不多一會。便裝在鴉片煙槍的斗門上。把煙槍送了過來。顧本立只得學着抽了起來。那知道抽鴉片煙也要藝術化的。非內行人再也不能對付。顧本立拚命的呼時。還是時常要把那煙燃燒起來。一口氣也沒有半口下肚。好不容易才算勉強敷衍成篇。陳美雲不禁笑着罵了一聲道。飯桶。又道。我抽給你看罷。一面說。一面又裝好了一口。只見他噉噉的抽得十分爽利。那煙氣只管氤氳氳的從他口鼻邊噴溢出來。也不見他停歇過。也不見他被火燒着過。把這一口烟抽完了。便在烟盤裏端起一把小茶壺來。啣啣一聲。喝下一口熱茶去。才把這鴉片烟完全送入腹中。一些也沒有走漏。陳美雲到此才唉了一聲道。你瞧我抽鴉片烟。夠多們有資格。你



枉爲在市面上走走的人。怎麼連鴉片烟都還不會抽。真是枉爲算。是時髦人了。說着。便送過一個媚眼來。向着顧本立微微一笑。這一個媚眼和一笑。頓時教顧本立色授魂與。週身骨節裏格格作響。便搭趣着問道。鴉片烟一件東西。抽進去了。又沒有甚麼味道。只是有些苦味罷了。我不信。有甚麼好處。你既是說一個人不會抽鴉片烟。便算不得時髦人。你便說說鴉片烟的好處看。陳美雲又格格笑了一聲道。飯桶到底是個飯桶。連教也教不來的。鴉片烟這一件東西。真是比仙丹還靈。譬如你往常做小說。一天多做了幾千字。不免要覺着腰疼背痠。便來抽上一兩口鴉片烟。包你立刻會把精神恢復回來。做起小說來更是可以飛快。這是一種。還有你如果有什麼肚



皮痛心裏痛的病症。也不消延醫服藥。只要抽鴉片烟。便包你起死回生。一些痛苦也不覺得了。陳美雲說到這裏。又想着了甚麼似的。忽地嬌羞滿面。從鬢角裏滲起兩朵紅雲來。便俯着在顧本立的耳朵上。低低的說出一番話來。引得顧本立心蕩不已。正是

從來尤物工狐媚。却惹登徒不自持。

欲知陳美雲說些甚麼話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人到中年。室家之好。乃一日不可或缺。疾病爲之抑搔。起居爲之調節。非床頭人其誰復能溫柔熨貼者。故中年悼亡。乃極人生慘担之事。於是謀續膠者有之。橫決而至於冶遊者有之。非必人人盡爲薄倖。而無復故劍之思也。雙文詩云。且將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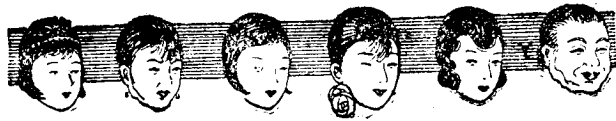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十回 誤庸醫魂歸離恨天 羨芳姿身入鎖魂地

一四

來意。憐取眼前人。一語破的矣。

鴉片本藥品之一。稍稍近之。可以有益身體。此所以西醫多引
用之爲治療所需也。然而國人則吸之成癮。不但破家害身。抑
至亡國滅種。禁烟禁烟之聲浪。亦屢聞不一聞矣。然而北方軍
閥財政部。則持之爲收入之源。卽政商酬酢。乃亦不能免此不
祥之物。抑又何也。豈惟恐中國之不亡。人種之不滅耶。吁。可畏
也。



第四十一回

麝馥蘭芬銀釭搖綠燄 衣香鬢影鈿轂輾紅塵

且說陳美雲俯在顧本立耳朶上。低低的說道。還有一層。你們男子歡喜玩玩女人的。有時要是覺得身體虧弱。也許要不過那女的。你也不必服壯什麼丸。快什麼散。只要抽這個頑意見一兩口。便包你可以精神百倍。便是玩上一夜。都可以對付得了。你不信。你便再抽兩三口試試看。顧本立這時。耳朶裏聽了這樣銷魂蕩魄的話。鼻子裏又聞着陳美雲身上一陣陣的脂香紛膩。那魂靈兒早已飛去半天。便也笑着低低的央告道。好人。我如今早死了老婆的人了。教我



第四十一回 霹靂蘭芬銀缸搖綠篔衣香鬢影鈿轆轤紅塵 二

抽了這鴉片烟。和誰試驗去。少不得求你可憐見我。……顧本立說到這裏。那舌頭好似打了樁子的一般。十分木強。再也說不上來。陳美雲是個何等聰明的女孩子。瞧了顧本立這種情形。那有不明白之理。當下也不知他存的是甚麼心。只見他斜着星眼。望着顧本立盈盈不語。那兩隻眼睛。汪汪的好似含着一泓清水般。累得顧本立一顆心。更是撲通撲通跳得利害了。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。忽地一陣脚步聲。那個不做美的老太婆。又趑得來了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陳美雲的母親。只見陳美雲的母親。揭起門帘。笑嘻嘻的手裏捧了一聽茄力克香烟。走了進來道。我怕你茄力克香烟吃完了。所以教娘姨去買了一聽來。這時顧本立失魂落魄似的神情。才回復了原



狀。那個舌頭。可也運轉自如了。便搭起着道。其實我身上也裝了有二十枝筋力克。你就是不去買。也儘夠我們兩人抽的了。何必巴巴的又破費這一塊錢呢。陳美雲這時恰巧噉噉的把一口鴉片烟抽完了。又呷了一口熱茶。才接口道。你不來。我們也得每天抽這們一兩聽。這又何必客氣呢。這時陳美雲的母親。早已一屁股坐在牀沿上。搭起着和顧本立講話。顧本立留心打量陳美雲的母親時。只見他徐娘雖老。豐韻猶存。比較七八年前。還是衰老不了多少。原來陳美雲的母親。在十年以前。也曾經出過風頭。顛倒過不少男子。和顧本立做貼鄰的時候。瞧見顧本立那時。家道尙還可以。所以也曾轉過顧本立的念頭。兩下裏鬼迷了一陣。只因碰着顧本立的夫人。未



第四十一回 麝馥蘭芬銀缸搖綠燄 衣香鬢影鈿轆轤紅塵 四

曾下手。後來就是這們搬走了。這時陳美雲的母親。舊情猶在。不免對着顧本立有些眷戀。可惜顧本立只一心迷着陳美雲。自然年輕的女人。值錢。他的母親。便也成了一個情場的落伍者了。可是他人雖落伍。至於妝飾方面。却還是一意摹倣時髦。只見他一頭烏油油的頭髮。司丹康塗了半瓶多。挽了一個橫愛司髻。在背後望去。決計想不到這個女人。年紀已是四十開外了。臉上也是香粉胭脂紅的地方。紅白的地方。紅白分明。應有盡有。顧本立打量了幾眼。暗想怪不道這老蟹肚子裏會鑽出這樣一個陳美雲來。原來老蟹的老風頭。倒還很健咧。陳美雲的母親。這時有意打聽顧本立的近來狀況。顧本立的心理。却在那裏覬覦陳美雲。自然極力鋪張。說這幾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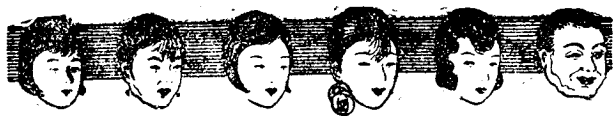


僥天之倖。開了一家書鋪子。出版自己的幾部著作。每年也可以有四五千塊錢的利息。此外還替人家做做稿子。不過現在身價不比從前了。人家不出我四塊錢五塊錢一千字。我還不肯動筆咧。也有許多書鋪子。預先送給我一兩百塊錢。我這錢早已花光。稿子却還沒有做得一字。他們却也不敢來逼迫我。因為怕惹得我心頭火起。把錢退還給他。以後永遠不替他們做稿子。我的小說。現在外頭歡迎的人很多。所以他們不得不陪小心來和我敷衍。這吃筆墨飯的人。半條性命。便摺在書坊老闆的手裏。惟有我自己開着書坊。可以不受他們節制。可憐那些胸中學問很好的人。因為沒有名氣。處處受書坊老闆的壓迫。也有一千字只賣五角錢的。也有一千字賣八



第四十一回 磨複蘭芬銀缸搖綠篔 衣香鬢影鈿轡紅塵 六

角錢的。至於每千一塊的。已經算是大文豪了。你想文人絞盡腦汁。所得到的報酬不過如此。你想這個買賣還幹得不幹得呢。陳美雲母女對於此道。完全是外行。所以也只夾在裏頭附和了一陣。三個人談談說說。看看時候已將近七點鐘了。陳美雲便道。媽呀。教娘姨去喊幾樣菜來。願先生就在我們家裏吃了晚飯去罷。他母親聽了。答應了一聲。剛待出去分付娘姨時。願本立却站起來攔住道。這裏附近。又沒有好菜館。還是倒外面吃的好。不客氣。我們好久不見了。自然應當由我來會鈔。陳美雲你趕快穿起衣服來。我們一同去罷。他的母親笑道。哎呀。怎麼我們請你吃飯。你反而先預約回鈔起來。我看還是在這裏近邊菜館裏。將就叫幾樣菜來。吃了一點。過一



天我們再來叨擾你顧先生的東道罷。陳美雲聽了他母親的話。却擺手道。他既是願意會鈔請客。我們沒的不識抬舉。就讓他做東道去。說着又向顧本立扮了一個鬼臉。連他母親都笑了。顧本立拍拍自己的腰包道。說做東道。自然不會坍台。你就是要吃什麼一百二十塊錢一桌的滿漢全席。我也請得起你。快些揀你最漂亮的衣服穿起來罷。陳美雲一面笑。一面果然去對着妝台。把臉上又抹了一重法國香粉。又開了箱籠。取出一件印度綢旗袍來穿上。接着又換了一雙長統絲襪。那雙絲襪的顏色。和皮膚是一樣的。遠遠的瞧去。人家還認道是這位姑娘。沒有穿襪子咧。因為這襪子統長。便掖起了褲子腳管。把襪統拚命的捋向腿彎裏。時髦女人。總歡喜做大褲



第四十一回 麝馥蘭芬銀釭搖綠燄 衣香鬢影鈿轂輾紅塵 八

脚管的褲子。陳美雲的褲脚管。做了就有九寸半。這會子一捋上去。他的那隻尊腿。又趁着拉襪統的姿勢。高高舉起。顧本立的眼光。這時正隨着陳美雲的腿團團亂轉。說時遲那時快。他那兩道眼光。忽地從陳美雲的褲脚管裏直射進去。也幸虧是九寸半的褲脚管。所以門戶洞開。連陳美雲的要塞司令部。都隱隱約約的瞧了一個飽。顧本立這時心裏蕩了幾蕩。恨不得撲上陳美雲的身子。把他連皮帶骨。吞入自己肚子裏。才可以殺殺那將要燃燒起來的火氣。陳美雲見顧本立目不轉睛的瞧着。自己不禁十分詫異。趕忙也低下頭去瞧時。這才發現了顧本立的目的。直羞得他用手把褲脚管拉了一拉。才向地上啐了一口。那兩朵紅雲。便又從頸項裏升將起來。



霎時間把粉臉上添了幾分春色。一會兒母女兩人衣服都已換畢。顧本立便道。我們近些。就到大加利去吃蘇州船菜罷。不過人少了不合算。索性把你們兩位嫂嫂也邀了一同去的好。陳美雲連連答應道。好好。便開了窗。喊他的兩個嫂嫂過來。那兩個嫂嫂。巴不得向馬路上去兜兜圈子。聽了這話。自然十分高興。便商量換甚麼衣服的好。陳美雲道。你們兩人的衣服。式子都不很時髦了。我這裏有短衣服和裙子。你們揀兩身去穿罷。本來你們沒有剪掉頭髮的。還是穿短衣服和裙子好看些。說着便幫着他兩個嫂子打扮起來。隔了一個時辰。才大家攜掇完畢。顧本立又叫了一輛汽車來。五個人坐入車內。風馳電掣的向北泥城橋大加利餐館而來。好一個顧



第四十一回 麝馥蘭芬銀釭搖綠篔 衣香髻影鈿轂輾紅塵 一〇

本立果然弄了一桌蘇州船菜來。請陳美雲的家族嚼吃。原來蘇州一帶有一種畫舫。專門供給那些大爺們遊天平遊靈巖時乘坐之用。船上做的一手好菜。單講那點心一項。就有二三十種之多。一般上海人偶然到蘇州去逛逛。吃過了船菜。便時常嘖嘖稱賞。說可惜上海館子做不出這們好菜來。因此那大加利的老闆。便投其所好。從蘇州去請了廚子來。用船菜兩字來吸引顧客。不過單說船菜。那價格也可有幾等。從十幾塊錢起。最貴的要賣到四五十塊錢一桌。顧本立此時。因爲人少。所以揀最便宜的吃了一桌。已經吃得陳美雲一家。不絕口。吃到末了。大家肚子都已塞飽。堂倌端上菜來。不過瞧瞧式樣。再也沒有舉起筷子來的勇氣了。一會兒吃畢。顧本立



便在請客票背後。寫了陳美雲家的地址。教把吃不了的菜。一齊送去。堂倌送上帳單來。顧本立便從懷裏掏出一大疊鈔票來。揀出兩張十塊錢的。叫堂倌去找來。陳美雲的母親。是個黃眼珠。見不得白銀子的。看了顧本立這許多鈔票。不禁十分羨慕。這時陳美雲看一看腕上的手表。便哎呀了一聲。道。時候要將近九點鐘了。我的夜戲要上場了。顧本立問道。今天晚上排的是甚麼戲。陳美雲道。今夜排的是馬永貞。我便扮馬永貞的妹妹馬素貞。你可以陪我到遊戲場去。讓媽同兩位嫂嫂。一同回去罷。顧本立答應了。便兩輛包車。一先一後的。往遊戲場而來。到了新劇後台。陳美雲似有意似無意般的。挽了顧本立一條手臂。一同趲到化妝的去處。那些唱新戲的伶人。



男男女女。也有十來個人。都裝束得奇奇怪怪。臉上也有塗墨的。也有塗粉的。見了顧本立。便不約而同的圍了一個大栲栳。幾十隻眼睛。都注射在顧本立的臉上。顧本立這時仗着有了幾分酒意。也行無所事。只站在一旁。看那陳美雲化妝。只見那陳美雲脫了旗袍。換了一身玫瑰紫的小襖褲兒。緊身窄袖。配了他苗條的身裁。十分動看。額上又紮了一副網巾。把眉毛梢高高吊起。頭上也露着一方玫瑰紫的手絹。便活脫是一個女俠。陳美雲裝扮完畢。便在鏡子裏向着顧本立廻眸一笑。顧本立便問道。眉毛梢吊高了。不覺得不舒服嗎。陳美雲搖搖頭道。這算甚麼。我們唱戲的這種吊眉光的頑意兒。是不大遇得到的。那些唱京戲的。齣齣都要吊眉毛梢。他們也一般。



的如無其事。這都是習慣成自然了呀。陳美雲正在和顧本立說話時。那值場的便來招呼陳美雲道。輪到你上場了。陳美雲便分付一個茶房。帶領顧本立到前台瞧戲去。正是

繡簾揭處迴歌面。羅袂開時斷寸腸。

欲知顧本立瞧那陳美雲怎樣演戲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文明野蠻之界說。果何自而分歟。彼袒裼裸裎。文明人所嗤爲野蠻者也。而文明國人之夫人小姐。偏袒胸露臂。以顯露肉體之某一部分爲美。野蠻人望之如神仙。竊竊私語曰。此文明也。又彼男女采蘭贈芍之辭。濮上桑間之作。文明人所嗤爲死的文學。又曰。鴛鴦蝴蝶派之文學者也。而男女相抱以舞。則



第四十一回 磨覆蘭芬銀釘搖綠篋 衣香鬢影鈿轆轤紅塵 一四

又爲野蠻人所稱道之交際場中應有之儀節。粉紅淺綠之信封的嗎。呢了之情書。野蠻人又竊竊羨之曰。此社交公開應有之手續也。在野蠻人而獲咎者。在文明人則無一非嶄新之事業。然則文明野蠻之界說。果何自而分歟。晚近女子多以顯露肉體之某一部分爲美。如陳美雲之大褲脚管一類是。文明歟野蠻歟。正恐聚訟紛紛而不能下定義也。



第四十二回

打麻雀同臥芙蓉榻 慰鰥魚偷掀翡翠衾

且說顧本立到了前台。剛才坐定。那陳美雲的馬素貞已經上場了。果然這一個文明戲班裏。陳美雲算是台柱子了。一般看客的目光。誰不釘牢了陳美雲。還有幾個浮頭浪子。故意把那手掌拍得霹靂拍拍的作響。想引起陳美雲的注意。那知任憑你手掌都拍得有些紅腫了。那個陳美雲却連正眼也不來覷你們一覷。可怪他的一對秋波。却只是不絕地向着顧本立的臉上溜來。久而久之。那些浮頭浪子。便有些覺察了。也就不約而同的。大家都回過頭來。打量顧本



立。只見顧本立氣宇軒昂。三十多歲的年紀。身上也穿得十分漂亮。一時間倒有些瞧不準這顧本立是什麼路道走來。顧本立這時也揚揚得意。臉上現出驕矜的顏色來。這齣馬永貞的新戲。直做到十二點鐘才算完畢。戲台上掛出明日請早的粉牌來。看客才立起身來。拍拍身體。預備回家去睡覺。顧本立心挂陳美雲。便又趑到後台來。只見陳美雲正在卸妝。見了顧本立。便笑着問道。今天你瞧我的戲做得怎樣。顧本立翹起一隻大指拇來道。好看。看客誰不在那裏嘖嘖稱贊。陳美雲不禁眉花眼笑的說道。只要將就過去。也就算完了一天的責任。老實說。在遊戲場裏做文明戲。誰還講個真正做戲。左右不過是胡調罷了。陳美雲一面說。一面已是卸裝完畢。便把適才



的一件旗袍穿上了。又拉了。顧本立一把道。到家裏。又小麻雀去。顧本立遲遲疑疑的答道。時候已經不早。我想回去了。陳美雲候時間。又嬌嗔滿面。把嘴披了一披道。喔。啻。人家好意思找你去。替你解悶。你又搭起架子來了。不是你自己說的嗎。因為沒有老婆。所以家裏坐不住。怎麼這會子。又無事端。想起家來了。莫不是你老婆的魂靈等在家裏。要等你去夢中相會嗎。陳美雲說完了。這一套。含嗔帶怨的話。便賭氣把手放了。獨自一人。搬動他的一雙高跟皮鞋。向前走去。顧本立見陳美雲動了氣。急得他趕忙搶步上前。拉了他一把道。你何必生氣呢。我也不是不願意跟你去。因為時候不早了。怕跟你回去。你們家裏不很方便。所以想不去了。要是你們府上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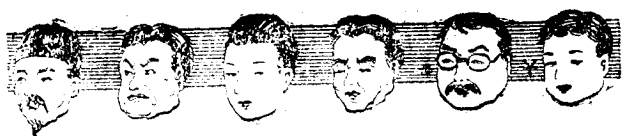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二回 打麻雀同臥芙蓉榻 慰鯉魚偷掀翡翠衾

四

深些。是不要緊的。那麼。我又不傻。爲甚麼不跟你去呢。只怕握着不走。將來你總有把我攆出大門的一天咧。陳美雲見他答應走了。這才回嗔作喜道。你自己說不傻。我看你真是一個傻子咧。你想我們家裏。大大小小七八個人。黑飯白飯。那一項不靠着我陳美雲。我陳美雲愛和誰要好。便和誰要好。我的娘還輪不到他來管我咧。別人你道能干涉我的行動嗎。願本立聽了道。我去我去。兩人這們一廝併。那遊戲場裏的遊客。已是散盡了。只賸幾個茶房。偻着腰。在那裏掃地。登時烟霧漲天。灰塵飛了一屋子。那陳皮梅的包皮紙。和五香豆壳。一堆一堆的好像小坟山一般。陳美雲縐了縐眉頭道。髒得很。我們趕緊走罷。於是兩人立刻並肩走了出來。走到大門邊時。只見



兩個茶房正在拉鉄柵欄。預備把大門關鎖了。兩人知道時候已經不早。便跳上包車。催那車夫快跑。到了陳美雲家裏。陳美雲果然拉了他娘和他的大嫂子。四個人調開桌椅。打起十么半的小牌來。八圈打畢。三個人都贏。惟有顧本立一個輸了八塊多錢。顧本立摸出表來瞧時。見已是五點鐘了。遠遠地的雞聲。也就喔喔的啼個不住。這時娘姨便搬出六碟很精緻的粥菜來。大家團坐着吃稀飯。顧本立留意看時。只見碟子裏放着一碟北京皮蛋。一碟火腿。一碟熏魚。一碟肉鬆。一碟花生米。一碟熏青豆。這時時光將近天亮。大家肚子都已餓了。便不約而同的狼吞狗嚥。每人喝了三滿碗稀飯。娘姨一個個絞上手巾來。陳美雲的母親便說道。美雲。你睡在我的牀上罷。



讓出你那銅床給顧先生睡。陳美雲搖搖頭道：「不要。我和顧先生兩個就抽鴉片烟抽到出太陽。順便還可以談談天。你們儘管去睡罷。也不用來管我了。他的母親見他這樣說了。便十分知趣。一聲兒都不言語了。擦完臉。兩人便悄沒聲的各自回房安睡。陳美雲向顧本立招了招手。兩人果然就在陳美雲的銅牀上躺了下來。娘姨送上鴉片烟盤。又替他劃上了火。把茶壺一個個都泡滿了。又送上香烟罐。見布置都已妥帖。便也自安睡去訖。這裏顧本立起初看着陳美雲燒鴉片烟。和他談談說說。倒也不覺得寂寞。可是隔了一歇。不由得也有些困倦起來。只得閉上了雙眼。便不由自主般。呼呼的睡着了。朦朧之間。覺得有一個人掖了一條被。褥替他蓋上。他也懶得



張開眼來瞧這人是誰。也不知睡穀多少時候。一覺醒來。已是紅日滿窗。這時那鴉片煙盤。也不知是何時搬去的。羅帳四垂。看陳美雲時。却躺在自己對面。只見他蓋了一條綠物華葛的薄被。那被只蓋到小肚子上。胸前小衫的鈕扣。都已做開。露出雪白的胸脯來。鼻息微微。睡夢裏也深露地露出兩個笑渦來。顧本立這時有些內急了。便下床在門背後鉛桶裏撒了一泡溺。見那房門却關得實騰騰地。過去一拉時。見已是鎖好的了。一個鑰匙。却還塞在匙眼裏。沒有拿去。再側耳四下一聽時。只聽得鴉雀無聲。連那娘姨都擁衾高臥。還沒有起來咧。顧本立無奈。只得重又橫向床上睡覺。再細細打量陳美雲時。只見他棠睡正甜。顧本立是斷了絃的人。燕婉之私。業已



久廢。如今見陳美雲近在咫尺。又兼適才瞧他的神情。未嘗和自己沒有意思。這一個就口饅頭不吃。更待何時。也就放大了胆。輕輕地揭開了陳美雲的被角。捱身而進。不費吹灰之力。等待陳美雲從夢中驚醒時。早已被顧本立攆得緊緊的了。做書的一言表過把那些繁文縟節。一概刪除。只提起筆來。大書特書道。某年月日晨八時。顧本立與陳美雲。發生關係於銅床之上。便可以省却無數筆墨。當下事畢。陳美雲便宛轉訴說自己的家境。說是入不敷出。幾個新劇的包銀。萬萬不夠澆。裏顧本立拍拍胸脯道。你放心。只要是我顧本立力量所能及的。一切都可以幫你的忙。陳美雲這時。便也笑容滿面。灌了顧本立許多米湯。又要求顧本立下午一同去剪料子。做



衣服。顧本立這時恨不得和陳美雲併做一個人。聽了這話。那有不答應之理。兩人擁抱着。密密切切的談了些貼己話。便又沈沈睡去。直睡到十二點敲過了。這才起來梳洗。這一頓飯。自然不消說得。便在家裏叫了幾樣來。胡亂吃過了。顧本立又陪陳美雲吃了幾口鴉片烟。便伺候他到南京路綢緞鋪子裏來剪衣料。顧本立見那店夥抱了一捲一捲的料子。成大捆的往玻璃櫃檯上放。兀是把他看得眼花撩亂。陳美雲偏又拖住了他。問長問短。商量說這匹料子顏色太俗了。那匹料子花紋又不時了。顧本立那裏回答得上來。只是唯唯否否。揀着陳美雲歡喜的。便也贊一聲好。瞧他討厭的。便也順口說這料子要不得。直恭維得陳美雲向他飛了一個眼鋒道。怎麼你



說出來的話。都是我心裏要說而還沒有說的。你這個人。真是知情識趣了。這番話。說得顧本立也是渾身覺得舒泰。陳美雲揀了三四件衣裳料子。店夥撥着算盤一算。說是一百十二塊兩角一分。陳美雲還以為未足。想再要多剪一些。顧本立只得俯着耳朵道。錢不夠了。你再要剪。我除非要到店裏去跑一次咧。陳美雲這才罷了。那店夥把料子包好。顧本立便摸出鈔票來付清了。兩人這才喜孜孜的出了綢緞鋪子的門。走過日昇樓一家廣東點心鋪子。叫做匯通時。兩人便又上樓吃了些雞肉包子倫敦糕之來。這才回到陳美雲家裏。看官們記着。從此這位顧本立。便停眠整宿在陳美雲家裏。陳美雲一方面儼然便把顧本立當做丈夫看待。就是他的母親。他的哥



哥也承認這顧本立是女婿是妹夫了。本來顧本立是斷了絃的人。講到相貌上面。他那故世的夫人。是然是比下去了。可是顧本立究竟也不是百萬家財。幸虧他的夫人克勤克儉。才掙下這一家書鋪子。有一兩萬的資本。在那裏逐什一之利。所以顧本立往常的生活。過的是儉嗇的生活。現在雖說放浪。也決計放浪不到那裏去。可是自從弄了那個陳美雲在手裏之後。陳美雲一家。兩個哥哥。一個母親。一個自己。都是抽鴉片烟的大癮。更兼他兩個哥哥。也沒有甚麼職業。一天到晚。就是躺在鴉片烟鋪上。可是他們的老婆。生下的兒女。到一般的雇用奶媽。所以陳美雲一家。兩個奶媽。一個娘姨。一個大姐。一個包車夫。你瞧夠多少開銷。況且他們租了一間客堂樓。兩



間廂房樓。房錢就要五十多塊錢一個月。陳美雲房裏的紅木傢具。還是出了二十塊錢一個月的租費。從二馬路木器鋪子裏租來的呢。所以陳美雲一家。每月開銷。就非五百塊錢不辦。他那唱新戲的包銀。只有一百二十塊錢一個月。那裏能夠敷衍。平日自然不得靠着別種收入。貼補貼補。不過陳美雲心想。短期的貼補。每月要打肌荒。究竟也不是一回事。最好便找一個長期的後台老闆。按月來担這個經濟的責任。自己便可以安心躺在床上抽鴉片煙。也不用做新戲的時候。在台上東張西望了。陳美雲正在這樣希望時。却不要道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功夫。偏又有這顧本立自投羅網起來。顧本立此時。美色當前。由不得他不顛倒。自然輕輕巧巧的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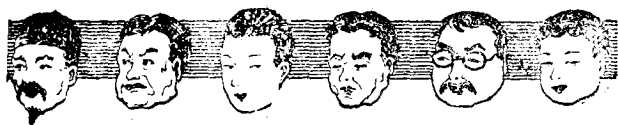


陳美雲一家那千金重担。便挑了下來。到了月底。自己一算。在陳美雲的身上。就花了有八百多塊錢。他本是辛苦出身。見了這們大的數目。由不得他不急得直跳起來。正是

銅山金穴成何用。曼睩峨眉爲底來。

欲知顧本立往後是否再供應陳美雲的金錢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每見上海居民。頓指氣使。婢僕成羣。而究其實。則入不敷出。左支右絀也。中國人本有綑場面之習慣。而綑場面至於上海居民。則可嘆觀止矣。此所以每至年終。商鋪則倒賬。個人則捲逃。報紙上緝拿懸賞之廣告。連篇累牘。究其實。皆綑場面三字爲之厲階也。此固不僅一二男子爲然。卽女子之僅恃一藝



第四十二回 打麻雀同臥芙蓉榻 慰鰥魚偷掀翡翠衾

一四

以餬口者。其鬧鬧初亦不亞於男子。坐使虧累日積。勢不得不兼營淫業。以資挹注。鬧鬧與綳場面爲禍之烈如是。而前車既覆。後軫又顛頓而前。沈溺不返。輒爲之廢書長嘆也。



第四十三回

換日偷天安排巧計 牆花路柳細訴衷情

却說顧本立本是個很儉樸的人。如今相與了陳美雲。他一家十餘口的衣食住。一切開銷。都要顧本立一個人負擔。即便顧本立家裏有的是銅山金穴。那陳美雲用錢如泥沙一般。也愁供應不了。何況顧本立不過是個小康之家。如何能不感受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呢。所以他第一個月到了月底。一算賬。已是大吃一驚。可是這時剛在熱度最高的時候。不得不勉強敷衍。及至一過三個月。顧本立所有的積蓄。眼見得已是在陳美雲身上掉花了大半。要是再虧下去。



顧本立不免要跌倒在陳美雲面上。所以他毅然決然要和陳美雲拆餅頭。陳美雲要是忠厚些呢。顧本立說斷就斷了。也不必繞什麼大圈子。用旁的方法和拆開了。叵奈陳美雲這個人是個刁鑽古怪的。他的母親更是潑辣得和雌老虎一般。顧本立上手容易。丟手難。要是明白暢曉。和他說拆餅頭。他們不免想要敲一下竹槓。一萬八千的亂討價。就是還他一個對折。也起碼要花上三四千塊錢。顧本立這一些小家私。豈不是完全要送在他面上。顧本立一想。實在不願意。這樣破費。窮思極想。也虧他會極出一個主意來。他便託了幾個朋友。大放謠言。說顧某人近來因為做交易所大失敗。虧空了有兩三萬塊錢。一家書鋪子抵當這些債務。還嫌不夠。這些謠言。



有意放出去。使他傳進陳美雲母女的耳朵裏。自己又躲在家裏。一連三四天不到陳美雲那裏去走動。那陳美雲聽了這謠言。也不免十分着急。他也不是替顧本立着急。他只着急顧本立要是破了產。便該連累自己生活上發生問題。便派人來找顧本立。教他到陳美雲那裏去一次。好一個顧本立。却過意拆着不肯就去。後來接連兩三次着人來喚。他才把華麗的衣服脫下。換上很破舊的衣服。趑向陳美雲家而來。一見了面。陳美雲便問他。說外面有這謠言。不知道這話確不確。顧本立却一聲兒不言語。只是低着頭。嘆了一口氣。做出無可奈何的神氣來。這個樣子。不由得陳美雲不相信了。說也奇怪。在往常顧本立刮了鬚子。穿上很鮮明的衣服。便顯出顧本立



第四十三回 換日偷天安排巧計 牆花路柳細訴衷情 四

是個氣宇軒昂。丰裁俊逸的人物。及至一換上破舊的衣服。那鬍子又留了有一寸多長。同一是個顧本立。却一變而爲舉動猥瑣。面目可憎了。可見俗語說的好。人要衣裝。佛要金裝。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。咧。陳美雲愛顧本立。本是愛他的錢。只要聽說一聲顧本立沒了錢。那愛情便立刻會降到零度以下。這辭態度之間。自然冷落了許多。顧本立却暗暗好笑。略坐了一坐。便垂頭喪氣的走了。好一個陳美雲。他也想到怕是顧本立使的鬼計。所以還不時派他的兩個哥哥。輪流着來探望顧本立。顧本立便另外約了幾個朋友。只要等那陳美雲的哥哥一到。顧本立透個消息過去。那幾個朋友。便裝做債主模樣。到踏顧本立家裏來。拍枱拍檯。向着顧本立要錢。顧本立却



愁眉苦臉。裝做十分窮迫。哀求那些債主。執待他幾天。那幾個假債主。也虧他們裝得很像。大家便都仰高了子鼻。咬定牙關。只是一百二十個不答應。陳美雲的哥哥見了這番情節。那裏再會想到。這也是顧本立的錦囊妙計呢。他還以為顧本立果然外面債務虧空得不少。現在是變了窮鬼了。被他倆照在眼裏。回去便一五一十和他妹子說了。陳美雲這才死了這條心。便另外用手段。在做戲的時候。把一個瘟生吊上了鈎。從此便丟下顧本立。不再來強拉他去報効了。却只一心一意弄那瘟生的錢。來填補這顧本立的缺。顧本立一打聽說陳美雲已是另外有了姘頭。他才放下心來。依舊換上很漂亮的衣服。丰度翩翩的往那脂粉叢中廝混去了。他自從經過了陳



第四十三回 換日偷天安排巧計 繡花路柳細訴衷情 六

美雲這一番教訓之後。他便覺悟這軋姘頭一件頑意兒。費錢多而報酬薄。要是在風月場中。講究實利主義。最好不過的。還是上鹹肉莊斬鹹肉去。講定了幾塊錢斬一刀。便貨真價實。童叟無欺。也沒有甚麼節外生枝的許多需索。他這時因為要想續娶。還沒有相當的人家。可是色食天性。性慾發作起來。不能不找一處發洩之地。他便連想到那個鹹肉莊老闆杭州老三起來。便一個人悄沒有聲兒的來到老三莊上。及至踏到樓上時。只見那老三正躺在床上抽鴉片烟呢。見了顧本立。便點了點頭道。顧先生。有兩三個月不到這裏來了。今天甚麼風把你送得來的。顧本立也只含糊答應。老三嘆喏一笑道。聽說顧先生和那做新戲的陳美雲在一起。這半夜三更。如何



不去和他窩心。偏偏踏到我小地方起來。顧本立詫異道。你的信息到着實靈敏。怎麼連我和陳美雲的事情都知道了呢。老三道俗語說得好。叫做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現在的世界。連人家在被頭裏做的事情。都還要上小報咧。我們又是吃了這碗飯。旁的信息不見得靈。惟有人家軋餅頭的事情。便立刻會有人來報告。真是耳報神。還沒有這般快呢。顧本立咂嘴咂舌的說道。我真佩服你這老妖精。真是越老本領越大了。杭州老三把嘴一披道。人老珠黃不值錢。我們這種老蟹。自然不及陳美雲那種毛頭姑娘的風頭來得健。不過你顧先生也是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陳美雲他人雖小。可是鴉片烟癮。大得和我這老槍不相上下。他們一家就有四隻老槍。他的娘



他的兩個哥哥。誰不要抽一兩或是八錢鴉片一天。一個月鴉片烟就得抽兩百塊錢。你顧先生要是弄他在手裏。包你吃不了兜着走呢。顧本立微微嘆了一口氣道。誰說不是呢。所以我決定和他一刀兩斷。總算三個月功夫。花費了一千多塊錢。學全了一個乖。老三吐了一吐舌頭道。怎麼三個月竟花了有一千多塊錢嗎。你顧先生也不是第一天白相起的了。這回花了一千多塊錢。却捐了一名瘟生。做其實你顧先生要是肯把這一千多塊錢花在我這裏。也不是我杭州老三誇口。包你顧先生可以每夜換新鮮。也強似和骨瘦如柴的鴉片煙鬼窩心了。顧本立勉強笑道。成事不說。錢是已經花掉了。此刻還魂肉痛。也是沒用。你既說包我夜夜可以換新鮮。那麼這



幾天有好貨沒有。我倒很像換換口胃呢。老三聽他說是爲了尋花而來。便躊躇起來道。此刻委實時光太宴了。你顧先生又是老朋友。不能拿那些蹩腳貨可以塞責的。憑我老三本領大些。可也沒有法子想。顧本立嗒然若喪道。這倒是吃素碰着月大了呢。老三這時一聲兒不言語。把裝就的一口鴉片煙。嘖嘖的抽完了。才回答道。人是一個在這裏。不過也算不得頭挑貨。充不得公館裏的小姐姨太太。老實說。他就是湖絲阿姐出身。面孔總算嚙啥。惟有他吃這碗飯。他的爺娘都通過了的。就是時光宴一些。去敲開門。也還不要緊。不知道你顧先生中意不中意。顧本立道。你老三一雙法眼看過的。還會不中意嗎。快去叫他來。就是一面說。一面便掏出四角錢來道。這



是車錢。不過分付那娘姨不要措油。否則他拿了我的車錢。他還是洒開他一雙印度金蓮。依舊跑得去叫。害我在此地老等。那四角錢豈不是白花了。說得杭州老三笑得噲了起來。那個娘姨見了四角錢。早樂得眉花眼笑。連連賭咒。說一定不措油。便喜孜孜的去了。果然有錢使得鬼推磨。不到半個鐘點。那塊鹹肉便來了。顧本立留心打量時。只見他先成一張鵝蛋臉。兩頰十分豐滿。一個屁股也是十分肥碩。老三便和顧本立道。如何。顧本立點了點頭。老三便分付娘姨開了另外一間房間裏的電燈。教顧本立過去實行工作。顧本立便牽了那女子的手。一同走了過去。娘姨拍的一聲。便把房門上裝的司潑靈鎖帶上了。顧本立究竟也是老白相了。他也並不是急色。



兒等不得通名道姓。便幹了起來的。他想橫豎時光還早。何不和他談談。當下兩人便坐向床沿上。搬過枕頭來。隨意躺下。又從身上摸出兩枝香煙來。遞一枝給那女子。劃上了火。才慢慢的問他叫甚麼名字。那女子却笑着道。你先告訴我。顧本立也知道風月場中的規矩。便隨意說了一個姓名。那女子才說他叫老八。顧本立搖頭道。我知道你們到這裏來的。甚麼老八老九的名字。都是隨意編的。萬萬相信不得。今天我却偏要你說出真名字來。你只把你在家裏的小名告訴我。就是。那女子起先還不肯說。真名字道。我實在叫做老八。沒有旁的名字了。禁不起顧本立再三盤問。又道。你要是不說出真名字來。那麼我們倆今天的生意。還是不成功。我只出你一塊錢。



坐房開錢。也不要和你做了。並不是我出爾反爾。都因為你連一個眞名字都不肯告訴我。足見你沒有眞心。勉強而行之。決計沒有趣味。那女子被逼得沒法。便道。告訴了你。你不許告訴別人的。顧本立答應了。那女子才說道。我叫翠貞。顧本立得寸進尺。又盤問他爲什麼丟了湖絲阿姐不做。却做起鹹肉來。翠貞詫異道。怎麼你知道我是湖絲阿姐出身呢。顧本立道。是這裏杭州老三說的。翠貞見自己的出身。都被杭州老三說給顧本立聽了。料想就是說出自己墮落的原因來。也沒有甚麼妨礙的了。便忍住了眼淚。原原本本。說了有兩三個時辰。他這一說。列位準要大吃一驚。原來這翠貞在我這一部海上迷宮裏。曾經丟過一回臉。他的墮落到這個淫窟裏來。也



是旁人害了他的。及至他把這一番情節訴說完畢。早已天光大亮。兩個人竟是把這良宵虛度了。正是

雲薄無心出高岫。水清只合住深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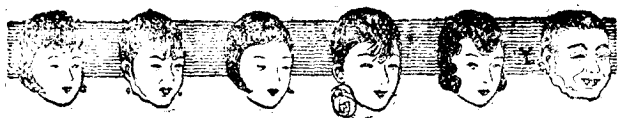
欲知這翠貞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作小說不難在放。而難於收。蓋長篇小說。當微風起於蘋末之時。自爾極力鋪張。俾讀者極動魄驚心之能事。然而至結束之時。則前此所布之格局。所理之伏線。皆需一一予以交代。方不致落海闊天空之俗套。一部水滸傳。陸陸續續。牽出一百零八位英雄。極絢爛之大觀。讀者方以爲以如許英雄。請問如何結束。而施耐庵乃措之裕如。末回忽逼出張叔夜之一夢。致



第四十三回 換日偷天安排巧計 牆花路柳細訴衷情 一四

將以前極力所鋪張者。都化爲過眼煙雲。自有小說以來。其結
束方法。未有如水滸傳之妙者也。作迷宮者。其時日材料。自不
能與水滸傳同日而語。顧出一翠貞。回顧及於第一回。首尾遂
皆一貫。而出之之法。又滅盡針線痕迹。其得一收字訣也明甚。
此種功夫。實自水滸傳得來。



第四十四回

浪漫史癡心憐弱女 秘密黨辣手鬻嬌娃

話說這翠貞不是別人。正是第一回中。和小芸一同在絲廠裏放工回去。路上兩人談心。翠貞還教小芸一塊兒跟他去逛大世界。被小芸拒絕。并且正言厲色。勸告了翠貞一頓。翠貞忠言逆耳。自然怫然不悅。便和小芸分路而行。那小芸却就在這一天。被幾個流氓。攔路調戲。幸虧有一個俠骨柔腸的邱少英。來和他解了困。他才不致落在那些流氓手裏。這段情節。在下在第一冊裏頭。都已表過。列位想還記得。也不勞在下再行曉舌。單表那個翠貞。和小芸分別之後。他



一個人踽踽獨行。幸虧家裏住得不遠。不愁那些流氓奈何他。他一個人自言自語道。可恨小芸這小蹄子。有意做出正經的模樣來。其實在上海地方。女子和男子的界限。早已打破了。戀愛自然是十分自由的事。愛和誰勾搭。便和誰勾搭。也不必思前顧後。發什麼傻子脾氣。本來人生在世。有得吃時便吃。有得着時便着。那些貞操道德等等。都是廢話。何必把他深印在腦子裏。眼前和自己最親近些的。要算是那個伍先生了。不要說別的。就是他臉上的雪花膏。擦得香噴噴地。和一顆博士頭兒。拭得髮光可鑒。都一般的惹人憐愛。況且他又是廠裏的司事。我們的生殺大權。都操在他們那些司事手裏。這幾天他對於我格外獻殷勤。我樂得順水推舟。且和他交好一下。



那時候我的工錢也可以加了。我的地位也可以升高了。教小芸看
在眼裏。才會佩服我和小伍要好。那眼力原是沒錯呢。想到這裏。不
禁心花怒放。便三腳兩步。跨回家裏。好在那家裏父母。都已年老。不
很問他的來蹤去迹。所以翠貞可以算是一個完全的自由身體。和
小芸在翁姑手裏做養媳婦。所處的地位不同。因此翠貞在兩三年
前。便和一個皮匠發生過關係。大凡偷過人的女子。這頑意兒頑過
一次之後。胆子也大了。門檻也精了。輕車熟路。也用不着和第一次
一般的提心吊胆。所以翠貞這時。記起那個伍先生約他今晚在大
世界共和廳相會。倒不可不去。回到家裏第一件事情。便是從老虎
灶上去泡了熱水來擦臉。對着鏡子塗脂抹粉。着意裝飾起來。果然



自己看看。出去也不致被人笑話了。找了一身七分新的襖褲換上。又在飯籃裏爬了一碗冷飯。用開水泡着吃了。諸事都已停當。才向他的老娘說道。女兒因爲廠裏有個小姊妹。明天就要出嫁。所以今晚約齊同廠的姊妹們。伴他一夜去。以盡朋友之義。女兒此去。也許今晚不回來了。等待爸爸回來。媽你便替我說一聲罷。他娘點頭答應。他便分花拂柳般。走到電車站上。坐電車到了北泥城橋。又換無軌電車到了大世界。買了票子進去。好在他是常常逛的。所以一脚就到了共和廳上。果然那伍先生已是等在共和廳了。見了翠貞如獲至寶。便招呼他下來。這伍先生混名就叫小伍。因爲一般女工都拍他的馬屁。所以都順口叫他伍先生。我做書的却不犯着夾在裏



面湊趣。便老實不客氣。喚他一聲小伍了。小伍這時買了許多陳皮梅結汁牛肉之類。請翠貞吃。那翠貞剛吃過飯。倒不一定要吃。便留心打量。只見廳中間一隻台。台上中央放着一張桌子。桌子上點着兩盞五色纓絡的檯燈。光芒四射。霎時間門帘揭處。便走出一個女郎來。向桌子跟前一立。台下看客。便有幾個齊聲喝了一聲采。霎時間鑼鼓喧天。笙歌嘈雜。原來這就做羣芳會唱。是那班長三堂子裏的姑娘。每夜拆出一些時間來賣唱。其實真正的紅先生。是不會來的。嗓子本錢夠不到的。又不能勉強充數。所以羣芳會唱差不多盡是些中駟之材。這也不在話下。翠貞和小伍兩人。對於京調是門外漢。是以聽了許久。還是莫名其妙。那大鑼的聲音。敲得腦袋都有



些發漲了。小伍便和翠貞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翠貞點頭答應。兩人立起身來，並肩而去。小伍把翠貞一領，便領到愛多亞路一家小客棧裏。原來這大世界附近，最多小客棧，好似鴿籠一般。每當晚上敲過了十點鐘，便有一個招待模樣的人，站在門口。見行人在他門前走過，便曼聲低喚道：「阿要人家，阿要人家。其實那裏有人家。」左右不過是那些下等的妓女，還不及勞合路的野雞漂亮，只夠供給那些勞工神聖發洩性慾罷了。可笑小伍和翠貞，就在這種小客棧裏住了一夜。自此兩人便時常借這種小地方幽會，說不盡的千般恩愛。萬種風流。可是樂極生悲。小伍在外面拈花惹草，也不止翠貞一個人。費用自然比較旁的司事大些。沒法彌補，便挪用了廠裏的賬款。



來。供結自己的揮霍。那知道這事情被經理知道了。一查小伍的賬時。總共被他虧空了就有五六百塊錢。便赫然震怒。把他辭退。一面還責成保人負責賠償。小伍被辭歇出來。無家可歸。索性臨時公館打在大世界附近的小客棧裏。可是財運既絕。生活上自然覺得困難。還是翠貞有良心。時常來望望他。小伍便問他道。翠貞你不是真心愛我。翠貞指天誓日的說道。怎麼不是真心愛你。小伍道。既是真心愛我。那麼我此刻上海地方站不住腳了。想另外開碼頭。你的意思怎樣。翠貞這時戀姦情熱。那裏再省得思前顧後。便毅然答道。我此刻是你的人了。常言道。嫁雞隨雞。嫁狗隨狗。你就是討飯。我也得跟你一同去。小伍躊躇了一會道。不。此刻我到外碼頭去。能否



第四十四回 浪漫史癡心憐弱女 祕密黨辣手習嬌娃 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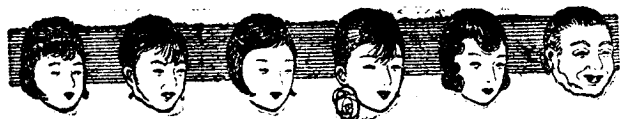
立足一些沒有把握。帶了你去。反而多一個人開銷。所以依我的意思。還是讓我先走。等我站住了脚。我便寫個信給你。另外託一位朋友護送你來。你瞧好不好。翠貞一聽這話。倒也不錯。便答應了。却又千叮萬囑道。你去了。要是不來理我。那是我一定不肯和你干休的。小伍諾諾連聲。也叮囑翠貞道。你接到了我的信。也立刻就要動身的。不可嘴上說得比蜜還甜。一轉背便把我忘了。翠貞點頭無語。於是這小伍收拾收拾。便動身走了。翠貞回到家裏。痴心妄想。日夜盼望小伍有信給他。那裏知道。小伍却沒有離開上海一步。過原來他早已定了計策。想把翠貞販賣到東三省堂子裏去。因為像翠貞這樣的人材。要是賣向別的碼頭上。倒着實值五六百塊錢咧。不過他



既是存了這不良之心。爲什麼不帶他一同走。偏要繞這個大圈子呢。其中也有個緣故。因爲翠貞究竟也不是十幾歲的小孩子了。他甚麼情形。瞧料不出。要是他一發現小伍的陰謀。隨便在那裏叫喊起來。小伍豈不是不能脫身了嗎。所以小伍事先早已把這件事情來和一個秘密團體商量。這個秘密團體。是一般上海地方。無惡不作的許多匪徒所組織。販賣婦女。也是他們事業的一部分。小伍去和他們商量時。他們便教給他這一個方法。教小伍在翠貞面上。假說因爲上海立脚不住。所以到外碼頭去了。等到在外碼頭可以存身時。便立刻寫信來接你。翠貞不知就裏。自然上了他的當。答應了他。小伍便假裝上輪船往溫州去。躲過一旁。不到半個月光景。從郵



政局裏來了一封信。上面蓋着溫州郵局的圖章。足見小伍千真萬確是在溫州。翠貞拆開來看時。只見上面寫着說小伍到溫州之後。因爲有一個朋友在海關上做事情。所以替自己找了一個位置。每月也有一兩百塊錢的薪水。將就也可以過去了。不過時常想念翠貞。希望翠貞立刻就去。又怕翠貞地陌生疎。所以另外託了一個朋友。這位朋友姓張。等他來的時候。教翠貞和他接洽。他自然會護送翠貞到溫州去的。翠貞原是不識字的。便託人看了信。聽說小伍在溫州。居然也有一兩百塊的薪水一月。心下十分歡喜。當下也就一心一意。專等那個姓張的來接他。果然隔了有兩三天模樣。便有一個人找到翠貞家裏。自己說是姓張。受了小伍之託。來伴翠貞到溫



州去的。翠貞深信不疑。便和他的父母說明。這番情節。他的父母對於女兒。向來是百依百順的。所以也不敢攔阻。當下也不過叮囑翠貞。時常寫信來。按月還要寄幾個錢。貼補家用。翠貞自然沒口子答應。喜孜孜的辭別了東鄰西舍。居然是去做少奶奶的樣子。一切買船票定艙位的事情。都是那姓張的一手包辦。翠貞是個沒有出過門的。也不省得天南地北。又不知道這個溫州地方。離上海多遠。所以上了船。一毫也沒有覺察。這船實在並不是到溫州去的。因為溫州是在上海之南。這條船却一直望北開。原來這船是走北洋的。直放營口。他們預備在營口上了岸。那時便到哈爾濱。或是往吉林長春。都有火車可通。可憐翠貞好似睡在鼓裏頭。及至那船一出



了吳淞口。被風浪一顛簸。船上的客人倒有一大半睡着。不能起來。只聽見因下裏嘔吐的聲音。不絕於耳。翠貞更是初次出門。連站都站不起來。把在上海時吃的東西。腸翻胃倒。一古腦兒都嘔得乾淨。只是昏昏沉沉。睡在床上呻吟。再看那個姓張的時。只見他却如無其事。依舊每頓可以吃三大碗飯。翠貞不禁暗暗佩服。心想畢竟是老出門的人。經得起風浪。這樣也不知經過了有多少日子。這天聽船上一陣喧嚷。說船進口了。果然一近陸地。船便穩了許多。有幾個不耐煩的。早一骨碌翻身坐起。爬在欄杆上。瞧那岸上的山光水色。那翠貞因爲幾天水米沒有沾唇。所以四肢無力。眼看着許多乘客。興高采烈。無奈自己只是掙紮不起來。也就罷了。及至船傍碼頭。那



姓張的來催了幾次。翠貞才顛巍巍的坐了起來。收拾收拾。準備上岸。正是

家山舊燕徒勞夢。身世浮鷗最斷腸。

欲知翠貞到了營口。能否覺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五六年前。遊戲場爲藏垢納污之所。凡男女幽會。卒在於是。蓋繼夜花園而代興。此某唯一獵豔之所也。自各大旅館如春筍怒茁。於是眉招眼語之所。一於遷旅邸。而遊戲場始成強弩之來。徒供淪白徜徉。如講生意經之地耳。厥後舞場崛起。時髦男女。又羣趨舞場。卽男女之私。在上海之風尚。已一變再變矣。今則舞場又生涯寥落。不知營營者。又將鬧出若干新頑意。



第四十四回
浪漫史癡心舜弱女
秘密黨辣手鬻嬌娃

兒也。



第四十五回

俠士黃衫多情寄書鯉 高堂白髮反哺報慈烏

却說翠貞一連幾天在船上。顛簸於風浪之中。簡直連一點水米都沒有沾脣過。這天聽說船到碼頭。那個姓張的便幾次三番來催他整備上岸。他這才支撐了起來。因為不吃東西。所以四肢無力。站在地上一陣眩暈。幾乎又是一個倒栽葱。急忙把手扶在船邊的窗子上。才不致跌倒。定了一定神。慢條斯理的把髮髻草草梳了一梳。又換上了一件稍見整齊些的衣服。那些行李。自有姓張的招呼。腳夫挑了。兩人才一落一後。上了碼頭。雇了車子。兩人坐上。風馳電掣的



第四十五回 俠士黃衫多情寄書繼 高堂白髮反哺報慈烏 二

到了一個所在。翠貞留心打量時。見這所屋子。好像上海的石庫門一般。只是舊些罷了。翠貞問他姓張的道。小伍是不是住在這裏。那姓張的見問。只點了點頭。一聲兒不言語。翠貞見他不說話。自然也不便再問。眼睜睜地看他開發了車錢。姓張的便帶着翠貞。在大門裏走了進去。翠貞四下一瞧時。只見這屋子裏人倒不少。不過盡是些女人。這些女人一個個塗脂抹粉。都似女流氓般。也有敞開了胸脯的。也有赤足趺了拖鞋的。見了翠貞。便不約而同的圍了攏來。向着翠貞儘瞧。只見這姓張的和這許多女人中間一個年紀大些的。鞦韆格磔講了幾句北邊話。又回過頭來操着上海白。向翠貞道。小伍在海關上。還沒回來。你且在這裏坐一坐。等我立刻去找他來。他



只要一聽說你到了。自會沒命的飛奔來了。翠貞道。那麼你教他趕緊就來罷。我在這裏舉目無親。心裏怕得很呢。姓張的道。這個自然說罷。便揚長而去。這裏翠貞只得耐心等候。那知直等到一佛出世。二佛涅槃。也不見小伍的影子。翠貞這才着急起來。叵奈那些女人一個個都是彎着舌頭說話的。翠貞生長在上海地方。這種北邊話教他如何說得上來。可是事到其間。也是沒法。只得硬着頭皮。拖住了一個年紀很輕的女人。問道。怎麼伍先生還不見來。他女人聽了他的話。只是兩隻眼珠子骨碌碌的轉個不住。瞧他樣子。實在懂得不得翠貞的說話。翠貞見他不懂。便重又鸚哥學舌般的問了一遍。問得那人痴痴的笑了起來。只見他也不答話。一抬手便摔脫了翠



第四十五回 俠士黃衫多情寄書鯉 高堂白髮反哺報慈烏 四

貞便格登格登跑向外面去。拉了一個五十幾歲的老太婆進來。這老太婆胖得像水牯牛般。穿一件藍布襖兒。一個橘皮臉上。偏偏塗了一重鉛粉。弄得紅不紅白不白。十分難看。頭上又挽了一個小小的髻兒。又在髻兒上面插了一朵紙花。這個胖女人却是勉強會說上海話的。只見他逼緊了嗓子問道。姑娘。你說什麼。翠貞便照着適才的話。又說了一遍。這一說不打緊。只見胖女人在鼻子來哼了一聲道。姑娘。你休得做夢罷。甚麼姓伍的姓陸的。你的丈夫。早就把你六百塊錢賣給我們了。我勸你安靜些。在此處學習學習做生意的法門。一般的可以綾羅裹體。魚肉充腸。你要是不知輕重。要想倔強時。那我可就對不住你。剝光了衣服。請你嘗一頓皮鞭。到那時還是



的要死心塌地聽我們調度的。倒不如見機而作的好。這胖女人一番焦雷蓋頂般的說話。直把翠貞嚇了一個半死。本來女人們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。有個一字訣。就叫做哭。翠貞又怎能跳出這個公例。霎時間便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那胖女人見他哭了。更是暴跳如雷。頓足道。你們快拿皮鞭來。這小蹄子好話不聽。不給他一個下馬威。他也不會知道老娘的手段。胖女人這樣一說。外面一間屋子裏。便轟電也似的答應了一聲。正在危險萬分的時候。突然從裏面搶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女郎來。向着那胖女人道。媽。千萬別用皮鞭子。等我來勸他罷。那胖女人點點頭道。看紅姑娘的臉。寄一頓打在這小蹄子身上。這女郎見胖女人答應了。便來牽了翠貞的手。操着



第四十五回 俠士黃衫多情寄書 離高堂白髮反哺報慈烏 六

上海白說道。姊姊。到我房間裏談談去。翠貞見了這種情形。知道哭也無益。難得放着一個同鄉在這裏。正可諸事同他商量商量。便順水推舟。跟了這女郎到了他的房間裏。這女郎見左右無人。才輕輕嘆了一口氣道。你姊姊定是上了別人的當了。這裏是來得去不得的所在。老鴇的皮鞭。多少利害。姊姊也犯不着把好好的皮肉。和他拚去。常言道。識時務者爲俊傑。我妹子就是一個過來之人。這話決不會騙你的。還望你姊姊三思才是。翠貞頓足道。這定是那個姓張的不懷好意。把我賣到這裏來的。求求你姊姊。可以不可以送一個信給我丈夫。我丈夫姓伍。是在這裏海關上做事情的。我要是遇見了丈夫。姊姊的恩德。是一輩子也忘不了。那女郎笑着擺手道。姊



姊不要發痴了。這裏海關上。那有你的丈夫。翠貞驚問道。這話是甚麼意思。我丈夫來信。明明說是在溫州海關上。怎麼說又沒有這人呢。那女郎輕輕往地上吓了一口道。姊姊做夢還沒有醒呢。這裏那會是溫州。這裏的地名喚做營口。離溫州要有兩三千里的路程咧。翠貞聽了。不禁嚇得目定口呆。那女郎又說道。你上了姓伍的當了。賣你到這裏來。就是那姓伍的。那姓張的。還是姓伍的串出來的呢。痴心女子負心漢。做妹子的若不是上了拆白黨的當。也何致於當婊子當到這營口地方來呢。現在事已至此。急也沒用。你我命中註定。該受這番磨折。自然逃避不了的。奉勸你姊姊。還是委屈些。做幾天生意再說。要知道和那些老鴇鬥氣。便是皮肉晦氣。我們在他手



掌之中。不得不暫且低頭服小。求免目前的痛苦。這女郎說到這裏。便俯着在翠貞耳朵上。噓噓喳喳的也不知講了些什麼話。末了又說道。我們要跳出這個火坑。除此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。我是因爲回不得家鄉。見不得爹娘。所以橫了心。在此地混着。想揀一個可以靠他終身的客人。嫁了過去。在營口成家立業。也不想再回上海去的了。你姊姊要是想回去。便千萬聽我的話。不要固執才好。翠貞聽了。也心領神會。便用手帕拭乾了眼淚。委委屈屈答應了。那女郎便去報告了老搗。老搗只要不違逆他的命令。他也決不會用武力來壓迫的。自從這一天起。翠貞便在營口地方。做起迎新送舊的妓女來。好在這翠貞也並不是三貞九烈的人。軋姘頭和當婊子。本來相



差祇一間。自然駕輕就熟。也不用老鴇去教導他。翠貞也不是蠢若馬牛般的女子。他面子上雖然隨了從人幹這營生。至於心裏。却時時刻刻想回上海去。他便依了那女郎的分付。留心在客人裏面。想找一個體己些的人。求他救援出火坑。可是揀來揀去。不是輕浮子弟。便是顛顛預預的商人。自己就是摸出良心來對待他們。他們也不見得替自己出力。好容易。終究被他候着了一個客人。這個客人原來是一個中學校的學生。年紀很輕。趁着星期日。便同了幾個同學。來開盤子。一見面就賞識了翠貞。翠貞見這學生年紀雖輕。倒一些兒沒有浮滑之氣。兩下裏往來得密了。感情便一天深似一天。翠貞心想。除了這人。便沒有一個可以幫助自己的了。時不可失。便覷



第四十五回 俠士黃衫多情寄書鯉 高堂白髮反哺報慈烏 一〇

一個機會。把自己的一番苦處。和那客人說了。這一着棋子。便是那天那女鄭教導給翠貞的。那客人聽了。居然也義憤填胸。畢竟學堂裏的學生。腦筋純潔。絲毫不易雜旁的觀念。便立刻把翠貞的話。寫了一封信。報告當地的婦孺救濟會。這婦濟救濟會。本來是專門防止那些匪徒拐帶婦女小孩。須備拔他們出火坑的。當下接了這信。更不怠慢。立刻知會了警察署。這一天。翠貞早上起來了。剛正在梳頭時。忽地見擁進了如狼似虎的十幾名警察。問了一聲誰叫翠貞。翠貞上前答應了。便給旁邊一名警察。鷹拿燕雀般的抓了一把。又把那胖得和水牯牛不相上下的老鴇。也抓住了。一同帶到衙門裏去。翠貞胸中雪亮。知道是那學生寫的信發生了效力。從此可以希



望跳出火坑。所以倒也坦然無懼。只是那老鴇平日裏兇得殺神也似的。此刻被警察抓住了。他正不知犯了甚麼罪。以前的威風早已銷歸烏有。只是面如土色。撲簌簌地只管發抖。連那牙齒也捉對兒廝打起來。翠貞暗暗好笑。一會見步行到了警察署。那署長便立刻坐出堂來。只問了三五句話。便把老鴇呵斥了一頓。當場派人去弔了翠貞的賣身文契來。塗銷附卷。罰了老鴇十塊錢。便把他釋放。只分付他以後不准收留來歷不明的女子。一面便把翠貞送到婦孺救濟會。住了兩三天。恰巧就有一條船開往上海。婦孺救濟會便備了公函。把翠貞送往上海總會裏去。招家屬認領。臨到上船的時候。那個寫信的學生。特地趕來送他。翠貞自然說了一番感激的話。又



道。若不是一心記罪父母。便自願跟你回去。充當一名婢女。那學生哈哈大笑道。說那裏話來。我們是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。給你這們一說。倒似乎我是覬覦你這一個人。才肯出來寫這信的一般。你也休要再說感激的話了。只希望你趕快回去。侍奉父母。沒事的時候。外面少跑。最好到學校裏去讀書。將來也可以謀一個職業。這學生說完話。便頭也不回的去了。翠貞又吃了幾天風浪之苦。才回了上海。便帶信給一個親戚開雜貨店的。叫他來蓋了一顆圖章。便把自己領了出來。他急急忙忙。一出救濟會的大門。便回到家裏一看。只見他的母親。骨瘦如柴。原來他出去了一年。他的父親。因病死掉。母女兩人。此刻相見。少不得抱頭大哭。他母親又訴說自從你父親死了。



家裏連吃都沒有。你娘有一頓沒一頓的。十分困苦。翠貞聽了。不禁天良發動。便想憑仗自己一身。去掙些錢來。養活這生身的老母。正是

白髮衰親餘涕淚。紅顏嬌女慟肝腸。

欲知翠貞怎樣養活他的老母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自有救濟婦孺會。而堯獨無告之兒童女子。被拐以往外埠者。得福星爲之照臨。每年被救以出火坑。不知凡幾。誠一大善政也。獨怪彼拆白黨。何竟全無心肝。壞女子之名節。更以爲未足。必欲鬻入勾欄。永世不得超生。而爲女子者。淪落異鄉。憔悴以死。彼拆白黨。誠萬死不足以蔽辜也。雖然。縱有救濟會。而



第四十五回 俠士黃衫多情寄書鯉 高堂白髮反哺報慈烏 一四

百密一疎。彼未發覺者。更不知凡幾。人生何不幸而爲婦孺。乃遭此荼毒哉。

彼爲翠貞投函救濟會之學生。初非豔翠貞之色。而能不辱使命。翠貞賴其力以脫陷阱。觀其臨行誥誠之語。字字藥石。針針見血。事成而不居功。獨往獨來。如神龍天矯。夫豈齷齪小人所能爲。中國不亡。賴此一二青年。買絲綉之鑄金事之可也。



第四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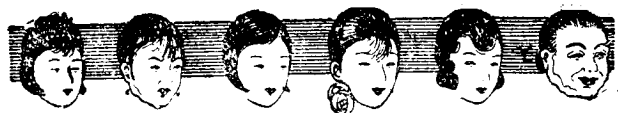
鈿轂輾紅塵似曾相識 歌筵逢翠袖於意云何

話說翠貞被拐出去。爲時才祇一年。及至跳出火坑。回到家裏時。好似下令威化鶴歸來般。原來他的父親。已是在三個月前死掉了。只賸下他的母親一人。眼瞎耳聾。生活上自然十分困難。有一頓沒一頓的在那裏捱命。翠貞見他娘狼狽到這等模樣。不禁心如刀割。便涕泗滂沱的說道。媽呀。你也不用傷心。總是女兒自己不好。上了他的當。此刻虧得爸爸在陰世裏保佑我們娘兒倆。總算飄洋過海的回來了。從今以後。女兒無論如何。總廝守着你媽。要活時我們娘



第四十六回 鈿鼓鞦韆紅塵似會相識 歌筵逢翠袖於意云何 二

兒倆便一起活。要死時便一起死。總不教你媽捱餓。就是他的娘聽了這話。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瓶般。也辨不出這滋味。是甜是鹹。是酸是辣。只摟着翠貞在懷裏。心肝肉兒的亂叫。從此以後。翠貞便一心廝守着他的老母。再也沒有心思在外面和人家勾搭了。不過這一年中間。翠貞因爲在營口做過妓女。所以生活上是漫浪漫了的。要是教他重又到絲廠裏去做工。一時間實在受不了那種拘束。況且絲廠裏自從翠英走了之後。他的缺早給別人補去了。此刻翠英就是要回去。也愁回不進去。他再四思維。覺得要維持生活。實在也是不容易的事。常言道。與其餓殺。不如犯法。自己橫豎已經是當過婊子的了。就是現在嫁了人。從一而終。須也造不得貞節牌坊。不如



趁在一潮水裏。再做做這生意罷。主意想定。便來和他的母親商量。他的母親。原也不捨得親生女兒去幹這個營生。叵奈母女二人。吃飯問題。沒有方法解決。自然說不得只好走這條路了。翠貞見過。了母親。便一心一意。要去做生意。這回翠貞却不比在營口。因爲上回是被逼迫着。無何奈。可才勉強接客的。這回可是出於自動了。當下自有人把他介紹到杭州老三那裏去。翠貞見上鹹肉莊。比較野雞么。二都覺得自由些。也就安心。聽憑人家宰割。這一夜。翠貞本來已是解衣服睡了。偏偏杭州老三家的那個娘姨來叫他。翠貞見時光不早。欲待不去了。禁不得那娘姨因爲拿了顧本立的四角車錢。要是叫不到一個人。豈不是回去不能銷差。所以死拉活扯。定要翠



第四十六回 鈿殼輾紅塵似曾相識 歌筵逢翠袖於意云何 四

貞去走一遭。又說這位客人來頭可不小。你小姐要是和他對了勁。他一萬八千都肯花用。這是一個機會。你小姐不要錯過了。翠貞聽了。不免心動。便披上衣服。重施香粉。再點朱唇。分付他娘好好的照管門戶。自己便隨着那娘姨步行着。也不雇車子。因爲這時翠貞早已和他娘遷在北泥城橋居住。離杭州老三家也還不遠。果然翠貞的身段面貌。都還可以將就過去。顧本立便和他相對躺在床上。盤問他的身世。那翠貞便從和小伍軋餅頭說起。直說到營口回來。因爲生活上的壓迫。才不得已吃這碗飯爲止。滔滔滾滾。及至翠貞說完話時。早已天色大明。那些糞夫在後門上碰成一片。嘴裏喊着倒馬桶。倒馬桶。翠貞這才說畢。便低低問了顧本立一聲道。時光不早。

原书缺1-2页



快了不少。過了約摸有半個鐘點。便止住了悲聲。邱少英立起身來。自己在熱水龍頭上。絞了一把手巾。給老九擦臉。又替他把手鏡打開。拿出小粉撲來。待要動手和他勻一勻臉時。老九見少英這樣殷勤。不覺把適才的一種傷心。暫時擱過一旁。再也忍不住了。便嫣然一笑道。我自己來罷。一面說一面便在少英手裏授過鏡子來。照着把粉撲在臉上輕輕的撲了一遍。少英這時。留心打量。見老九皮膚本來如羊脂白玉般。所以那粉撲上去。竟一些兒沒有痕迹可尋。不似那些皮膚粗糙的女子。塗上去的粉。好似一滴油浮在水面上。憑你怎樣攪。結果可還油是油。水是水。再也不能混合做一處。這原是天生的顏色。人力總不能巧奪天工咧。老九見邱少英目不轉睛的



第四十七回 念身世哀猿泣巫峽 論嫁娶嬌鳥脫雕籠 四

望着他。便嘆了一口氣道。這塗脂抹粉的勾當。因為吃了堂子飯。也叫做沒有了法。不知道幾時才可以脫離這個苦海咧。邱少英道。你要脫離苦海。也不是十分爲難的事。你先把今天嘔氣的原因。說給我聽了。好讓我有一個頭眼。老九這才把今天回去瞧婆婆。被婆婆罵成一個狗血噴頭的一番情節。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。你當初不是說過的嗎。這強迫我吃堂子飯。是可以構成法律上脫離姓沈關係的原因。我此刻實在萬無可忍了。我旁的可不怕。只怕他們和隨便那個客人勾串了。轉我身體的念頭。這却不是當要的。以前你要用那把刀。我還不很贊成。現在事到其間。却也沒有方法了。老九這一番說話。雖是放低了聲音。可是少英再也心細不過。他還怕被那個



跟堂唱的阿寶聽見了。萬一畫虎不成反類犬起來。須不是當要的。所以當下聽了老九的說話。只是把眼睛望着阿寶。不就接口。老九見了。恍然大悟。眉頭一縐。計上心來。便回頭招呼阿寶道。邱大少說。後天和我們請客。你回到生意上去一次。教相幫送幾張請客票來罷。你自己也不必再來了。少停等邱大少的汽車送我回來就是。阿寶因爲老九並不是本家的討人。沒有監視的必要。所以就答應了一個人先行回去。這裏邱少英便替他畫策道。你明天立刻可以實行。我指點你一個門路。是一個當律師的朋友。你到他家裏去。我等在那裏就是。這個事情。是很輕鬆平常的。也不銷三天兩天。便可以解決的。解決了。你便是孑然一身。愛在春紅家。便在老地方敷衍。



到節上再說。要是你不願意。再在春紅家時。那麼休息休息也好。這都是不成問題的。只錯一層。你現在還沒有一個終身伴侶。這倒是一件是很討厭的事情。我勸你趕快放出眼光來。選一個對勁的人。嫁了他罷。不過這事情不是急切裏所可以定局的。所以我說比較辦那脫離的事情。還要難上幾倍呢。老九聽了這話。嘆喟一笑道。叵奈我要嫁他的人。他不要我。便怎麼辦。說着盈盈的一對秋波。只管注視在邱少英臉上。邱少英不禁心裏也怦怦的跳上幾跳。便握了老九的一隻手道。我也知道你說話的意思。叵奈我下半年要到法國留學去。這一去。起碼要十年八年。才得回來。不要說聚你了。就是保護你。也愁鞭長不及馬腹。況且老實告訴你一句。我另外有一個



女朋友。這人性情模樣學問都好。他也願意嫁我。我也願意娶他。就是他的家庭。和我的家庭。也都通過了。他比我先到法國去一年。早已在去年夏天。就放洋了。我們倆約定在今年相會。我和他有成約在先。自然不能把他丟掉。你老九也是很好的一個人。有屈你做妾。我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。再則我如若在沒有結婚之前。先娶了妾。怎麼能交代在法國的那個。這多妻制度。又是我們新青年所應當竭力反對的。有以上的種種原因。我邱少英和你老九。萬萬不能成爲眷屬。這一層。務必請你原諒。老九聽少英說出這番肺腑來。不禁把他一顆熱烈的心。好似在冷水中浸了一個濕透。那兩顆瑩瑩的淚珠兒。停得還不到一個鐘點。此刻又像要掛下來的一般。忙



第四十七回 念身世哀猿泣巫峽 論嫁娶嬌鳥脫雕籠 八

把手帕兒掩着自己的臉。少英見了。也覺十分淒楚。忙安慰着他道。老九。別哭。我意中有一個人。可以替你做媒。他又新近沒了老婆。正要續娶一個端莊美麗的妻子。不過舊式家庭的女子。他又不。要。那些號稱新女子的。背地裏。誰不做些偷偷摸摸的事情。一娶回來。還是哺啜人家殘羹冷炙。難道好立刻退回去不成。倒不如你人雖然在堂子裏。至於身體和靈魂。却都是冰清玉潔的。娶過去。諸事覺得放心些。現在先把脫離的事情辦妥當了。我來再替你們兩下裏撮合吧。往後我也好安心往法國去。不致牽腸挂肚。放心不下你了。老九聽了這話。才安心了些。便問道。你說的人。是那個。可以不可以請你先說出他的姓名來。少英含笑道。天機不可洩漏。橫豎是我做的。



媒人總不教你吃虧。就是老九也不便再問。便又和少英把請律師的手續研究了一番。兩下便叮嚀而別。到了第二天。老九果然連飯都沒吃。便照着少英告訴他的那個律師的地址。投奔而來。進了門。只見一間很大的寫字間。人來人往。十分熱鬧。一隻四個人坐的寫字檯。周圍便坐着四個書記。只見他們中國字外國字。再加打字機。忙得不亦樂乎。足見這律師的生意着實不錯。老九走了進去。便有一個茶房模樣的人。問他找那個。老九便道。找律師。早有一個書記招呼他坐下。茶房見是生意經上門。倒也不敢怠慢。便倒上茶來。那書記便放出應酬生意的手段。盤問老九的姓名。老九道。我叫春紅。老九是在小花園的那個書記聽了。知道是生意上來的。可是這位



律師是個花叢健將。時常有生意上的人去找他。其實也並不是爲了要訴訟。一大半還是來找他請客做花頭的。所以這書記怕老九也是律師的相好。他的這一番招攬生意的功夫。豈不是白用了。所以趕忙問了一聲道。你來找我們律師。還是找他辦案子呢。還是爲了私事。這書記問到這裏。旁邊另有一個書記便插口道。你不要問了。適才律師出庭回來。便關照我們說。停一會倘若有一個小花園的春紅老九來。便立刻領他到裏頭一間裏去。這多份是律師直接接的生意。我們又拿不到扣頭。何必要你夾在裏頭瞎起勁呢。你不必多問了。快帶他到裏面去罷。那書記聽了。不禁倒抽一口冷氣。便分付茶房。把老九領了進去。才見少英早已端坐在裏面。和一個腰



大十圍的人。在那裏講話。老九料想那大塊頭就是律師了。少英見了老九。便招呼道。你才來嗎。老九還沒答話。那律師便笑道。這位就是九小姐麼。請坐請坐。我這裏堂子裏打官司的事情最多。九小姐這回和姓沈的脫離了關係。我是公費分文不取的。都看在我們邱家老弟面上。不過你九小姐往後要是再和邱少英拆起姘頭來。我再替你們證明時。這公費就非一千兩銀子不辦。那大塊頭律師說罷。便先自一陣哈哈大笑。老九被他劈頭就尋了一個開心。不禁羞得滿面通紅。把手蒙着臉。連頭都招不起來了。少英便也笑着罵道。狗嘴裏總不會長出象牙來。老九最是臉嫩。你一尋開心。他連話都要羞得說不出口了。大塊頭律師忙道。九小姐不要生氣。因爲堂子



裏的人面皮老的居多。所以我每逢他們來託我打官司時。我總是要尋開心說笑話的。說順了口。不知不覺間。便要露出馬腳來。其實尋開心說笑話。也並不是不應該的。我有時興緻來了的時候。連在庭上都還要和法官以及對造律師尋尋開心咧。如今閒話少說。言歸正傳。九小姐你請放心罷。你的事情。是很容易辦的。你只要這幾天躲在那個僻靜所在。我一封信。包管你的公婆尿流屁滾的跑到我這裏來。他們聽我的話便罷。不聽我話時。我便到衙門裏告他去。包管他會就我範圍了。老九道。但不知這事要緊不要緊。我因爲生平沒有上過公堂。所以心頭只是小鹿一般的亂撞呢。那律師又打哈哈道。九小姐。你放大了胆子。有什麼危險。都由我大塊頭擔任。倘



若官司打輸了。你九小姐儘管來咬我的肉。好在我身上肥得很。咬下來紅燒蹄膀。倒要燒好幾十碗呢。這大塊頭律師的笑話。說得連老九也不禁笑了起來。大塊頭見居然引笑了老九。他自然十分得意。便越發磔格磔格笑個不住。正是

從古千金難買笑。而今四座盡開顏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一部海上迷宮。惟小芸得好結果。然而假令小芸之結果。在邱少英身上。則仍不脫落難公子中狀元之窠臼。春繭生之筆。如神龍天矯。必不出此。乃借少英之口。說出不能娶小芸之理由。此項理由。又說得入情入理。又爲小芸所萬萬不能批駁。



第四十七回 念身世哀猿泣巫峽 論嫁娶嬌鳥脫雕籠

一四

者。少英恐小芸失望也。則以修塞自任。勸小芸卽嫁是人。而是人之姓氏。亦不肯說出。讀者試掩卷猜之。假令此人而前此未見於是書。則春繭生不又成爲庸手耶。惟其人爲讀者所習知。前書因已見不一見。而後海上迷宮。乃成絕世妙文。



第四十八回

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細馬明珠倡門送嫁

話說那大塊頭律師說完笑話。便立刻按鈴喚了一個書記進來。分付他寫一封代表老九的信。送給老九的婆婆沈老嫗去。大意是說強逼爲娼。足以構成解除婚約的原因。現在本律師代表老九。要求把這婚約解除。恢復老九的自由。限你三天之內。快來接洽。要不然。便立刻向法庭起訴了。這些說話。都是官樣文章。那書記也寫得熟極而流了。大塊頭律師又問了老九婆婆的住處。教那書記立刻就寫了派人送去。須要帶回單簿。教這收信人簽字。不消一刻功夫。那



第四十八回 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細馬明珠偕門送嫁 二一

書記果然把信寫好。送進來。教律師過目。律師草草看了一遍。便在信上署名的地方。蓋了一顆圖章。教封好了送去。那律師又教少英把老九安頓在僻靜所在。至於生意上。在這事情沒有解決以前。更不必去。少英一一答應。表過不提。且說沈老嫗接到了這封信。果然急得不得了。幸虧他的丈夫認識一個律師。便帶了沈老嫗。去找另外一個律師。商量辦法。那個律師看了信。又問了沈老嫗一番情節。真把個頭搖得像博浪鼓般。說道。這個事情。你完全是下風。若是和他打官司。就是打到最高法院。決計也不會有你勝訴的分兒。不過我們當律師的。和醫生一般無二。不死的病。固然要醫。就是死病。只要你出足了診金。一般的也可以替你立一張藥方。不過這藥



吃下去有效無效。那是照例不負責任的。你一定要我代表你辦這件案子。我自然也可以照辦。不果說明在先。勝訴敗訴。憑各人的運氣。我可不負責任。公費要一百兩。一文也不能短少。沈老嫗見律師這樣說。知道事情不妙。他那裏肯再拿出錢來打敗官司呢。只得垂頭喪氣。退了出來。一口氣跑到老九代表那個大塊頭律師事務所來。禁不得大塊頭大打官話。沈老嫗平日一片雌威。此刻可半點也使展不來。只是說軟話。想弄幾個錢。那大塊頭律師也是個老口。却一個大錢都不肯花。兩個人纏夾了半天。經不得沈老嫗再三哀求。那律師才答應了五十塊錢。當下沈老嫗眼淚婆娑。便在律師擬的一張脫離據上。簽了一個字。拿了五十塊錢。淒淒惶惶的走了。這



第四十八回 天宮海闊火坑抽身 細馬明珠借門送嫁 四

裏大塊頭律師見大功告成。便喜孜孜的打了一個電話給邱少英。邱少英便在鴻運樓定了一席二十塊錢的翅席。請這大塊頭律師吃飯。自然律師墊出的五十塊錢。便由少英如數拿了出來還訖。席面也只請了少英的三五個知己朋友。不邀外客。所以老九也夾在裏頭陪客。少英便問老九。究竟願意不願意再在春紅那裏做到節上。還是另外找一個安身之所。老九一想。另外一時也找不出安身之所。就在春紅那裏敷衍一下。等少英來替自己想法子罷。當下便把這意思和少英說了。少英也點頭道好。這一席菜。吃到十點鐘。大家便都告辭走了。老九因爲少英這麼替自己出力。而且並不是覬覦自己的身子。才肯拚命去幹的。兩下裏雖然認識一年多了。可始



終是彼此客客氣氣。沒有旁的客人般。那種猴形極相。就是這幾天。少英也安置他在一家親戚人家。要是換了旁一個男子。早開好了房間。要享他應得的權利了。所以老九能夠保存他這一點處女的貞操。可說是完全出於邱少英所賜。你想老九如何不感激邱少英。感入骨髓呢。閒言休絮。且說老九自從脫離了姓沈的。便依舊來到春紅生意上應酬客人。好一個邱少英。爲了報効老九起見。便揀了一個日子。替老九請客。燈紅酒綠。居然兩桌圓檯。上都坐滿了。老九雖然不一定存什麼世俗之見。可是少英替他請客。究竟也總算在。本家那裏。綑了場面。所以這一天。倒收拾起愁眉淚眼。打疊精神。在檯面上應酬客人。那少英便指點一個三十幾歲年紀。胖胖身。



第四十八回 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細馬明珠倡門送嫁 六

人給老九道。這位大少姓朱。他要轉你一個堂唱。你坐過去罷。少英一面說。一面便向那姓朱的遞了一個眼色。那姓朱的也會意。只微微的含笑點頭。少英照例便寫了一張局票。遞在老九的手裏。老九接了。不就過去。少英催了幾遍。老九嬌嗔道。是你的主人。本堂自然要多坐一歇。你何必催呢。是不是你另外還叫了堂唱。一會兒就要來了。怕我坐着多一隻耳朵。有些討厭。所以要設法我走路嗎。少英笑道。你錯會了意思了。我邱少英是向來不踏堂子門的。因為你在此地。所以破天荒請了兩回客。除你之外。我那裏還有堂唱。我教你坐過去。我另有道理。此刻你不必問。停會子我自會一明一白的告訴你。你不要發脾氣。乖乖的坐過去罷。老九這才沒得說了。便繞圈



子坐到對面去。在那姓朱的背後坐定。老九向來看見了陌生人。是照例不說話的。便低頭默默無言。那姓朱的倒也很大方。只淡淡的問了幾句話。坐了不到半個鐘點。便立起身來。執了一把酒壺。替兩席上的人斟酒。這時各人的堂唱都來了。霎時間便絃管嗷嘈。笙簫聒耳。顯出一派繁華景象來。直鬧到一點鐘。才紛紛的走了。少英一個個招呼過了。見房間裏只賸自己和那姓朱的兩人了。便伸手教房間裏把那一件薄嗶嘰西裝的上身衣服。和姓朱的一件單紗馬褂。都拿了來。老九見他們要走了。便上前說道。時候還早。你再坐一會去。也還使得。少英道。我在極東還開着房間。少停再來叫你堂唱。我還有要緊的話和你說咧。老九見挽留不住。也就罷了。便送了他



第四十八回 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綉馬明珠偕門送嫁 八

們下了樓梯。回到房間裏。覺得十分疲乏。正想歇息一會時。不道天井裏吊局票的那竹籃兒。鈴鈴鈴的又響了起來。接着便吊上一張局票來。果然是少英的。叫到極東飯店四百十一號。老九估量少英一定有話告訴自己。所以還來叫堂唱。自己雖然身體覺得疲乏。可也不能不去。幸喜身上衣服還沒有換掉。當下便也不帶阿寶。光是一個人。便坐車子來到極東飯店。電梯升到四層樓。便順了號數數去。只見少英剛正走在房門外。便招呼老九進房間裏坐地。老九抬頭看時。只見適才那個轉自己堂唱的朱大少。銜了一枝雪茄煙。正在沙發上閉目養神咧。老九照例招呼過了。少英便把他一拉拉到銅牀上。就在牀沿上坐了下來。指了那個姓朱的和老九說道。這是



我的表兄。他是湖北人家裏少說些。就有幾百萬家私。以前原也是歡喜玩耍的。所以在漢口窩子裏娶了有三四位姨太太回去。不想他的那位姨太太。氣量極窄。見丈夫娶了小老婆。嘴上不說。心裏不免不願意。因此竟氣成疾病。不到一年的時光。竟是嗚呼哀哉了。論理那些姨太太。見大太太死了。應該格外巴結上進。誰有福氣。誰便好扶正。不想這幾位姨太太。究竟堂子裏的習氣太深了。所以只知道吃喝穿賭。在外面看戲打牌鬧鬧。鬧得不亦樂乎。至於丈夫身上的寒煖。都不在心上。我們這位朱大哥勸勸他們時。他們一個便和他翻臉。把我們這位朱大哥氣極了。便硬一硬心腸。給了這幾個姨太太每人幾千塊錢。教他們滾蛋。我們朱大哥受了這個激刺。才帶



第四十八回 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細馬明珠借門送嫁 一〇

了一萬塊錢。順流而下。到了上海。想在上海尋覓一個情投意合的女子。不想第一次就踏了仙人跳。把這一萬塊錢花得一文不賸。我們朱大哥氣極了。說天下的女子。沒一個不是狼心狗肺。從此他竟要披髮入山。不問世事了。倒是我勸他的。說天下的女子。未必個個沒有良心。卽如你老九便是一個很有志氣的女子。我當時便把你的一番苦境說了。他還不信。說是我編着哄他的。只恨一時沒機會。我不能就帶他來見你。今天他一見了你的面。他才十分佩服。相信我這話不是假的。我爲你着想。爲他着想。便極力勸他娶你。他居然也在我面前表示答應了。我以爲我們這位老大哥。第一層。他大小老婆死的。去的去了。他這回願用正式的儀節。娶你過去做大太



太。第二層。他現在也覺悟。從前不應該在女人淘裏廝混。立誓不再出去玩。所以近來他連堂子門口都不踏了。若不是我今天和他說明是你生意上。他也決不會來的。你看他在檯面上。別的堂唱一個沒喊。足以證明他的確很能看破一切。你嫁過去。準定彼此可以相敬如賓。第三層。我們這位老大哥。他家私究竟現在也還贍好幾百萬。你嫁過去。生活是不要你担心的。他還很有意思。想在上海辦一家工廠。你那時大可以幫助他做一番事業。第四層。我等你們成就了好事。便要飄洋過海。往法國去了。這樣一來。讓我可以安心求學去。也不致於再提心吊胆了。少英說完這番話。老九才明白少英所謂有話告訴。原來就是爲了自己的婚姻問題。便偷眼望那姓朱的。



時只見他倒也生得一表堂堂。不過年紀比自己大了十幾歲。可是比較那些堂子裏的十姊妹們。嫁給五六十歲的老頭兒。做小老婆去。總覺得此勝於彼。況且這姓朱的。又有錢。嫁過去。又算是大太太。少英又是自己的恩人。他做的媒人。好意思不答應嗎。當下打定主意。便含羞帶笑的說道。邱大少。你是我大海中一葉破舟的把舵者。你把舵的說要向東。或者向西。我這破舟自然違拗你不得。何必又要來問我呢。少英見老九答應了。自是不勝歡喜。便來拉了那姓朱的一把。就在一隻小檯子旁邊坐了下來。磋商這嫁娶的儀式。老九只是低着頭。一聲見不言語。聽憑他們說。怎樣便怎樣。絕對沒有世俗女孩兒們。臨出嫁爭論聘金。爭論妝奩。甚至爭論到近親儀仗。那



種惡習慣。這個會議開了只有半個時辰。便散了會。決定借一家旅館正式結婚。至於新娘的衣服首飾。老九便一切聽憑他們作主。計議定當。老九才告辭回堂子裏去了。正是

隱約玉膚留蜴蜥。玲瓏山枕認蟾鱗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一部海上迷宮。假使盡人無好結果。將使天下仁人孝子。爲之灰火短氣。故書中特使小芸得其所天。以去。夫天下事。不如意者十恆八九。世安有能如小芸之種豆種瓜。卒得善果者。而海上迷宮。竟大書特書之。與後文之兇徒。無一漏網。一望而知爲小說家之寓言。落善有善報。惡有惡報之恆蹊。殊不知天



第四十八回 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細馮明珠偕門送嫁

一四

下人。至聖百不得一二。至愚百不得三四。而百之六七十。則庸人耳。可與爲善。亦可與爲惡。治稗官家言。譬如宗教師之說道。不宜嫉惡太過。有誨淫誨盜之嫌。於此中稍示懲勸。其有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。正不得以尋常小說窠臼視之。



第四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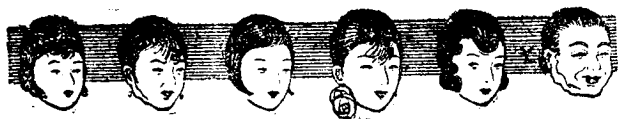
攜朋好賽狗話明園 起風波羣魚入法網

說話那邱少英的表兄姓朱的。不是別人。正是這部海上迷宮第四回中所說的。踏了阿七和韓小姐活絡門門的那個朱琴生。那琴生初到上海。他的老表弟邱少英。就勸他說。上海地方。不比漢口。人情狙詐。一個不留神。就要落了那些惡人的圈套。你萬事總要審慎些。才是。朱琴生自仗也是風月場中的老手。那裏把少英的話放在心上。從古說。驕者必敗。朱琴生自負不凡。便處處掉以輕心。自然情願願來上阿七的鈎兒了。這些話。做書的在第四第五回中。都已交



第四十九回 攜朋好賽狗話明園 起風波羣魚入法網 二

代明白可笑。那朱琴生自從經了這番懲創，居然便洗心革面。住在少英家裏，不再往外面拈花着草了。少英爲老九着想，覺得要是教朱琴生剛他，倒是一雙兩好。果然他這個媒人一做就成功。朱琴生也等不到過端陽節，就揀定一個日期，在極東飯店大廳和老九行結婚禮。這一天倒也賓朋滿座，鼓樂盈門，十二分熱鬧。老九這時覺得自己做了良家婦女，這老九兩字，便不很適用。當下也就告訴了琴生，把自己從前的名字恢復了。從此老九便依舊叫做小芸。朱琴生沒有結婚之前，早已在靜安寺路租賃了一宅洋房，裏面用惠福花紙裱糊得纖塵不染。又買了白漆的紅木的幾房間傢具，雇了兩名僕婦，用了一名男僕，一名汽車夫。兩下裏便實行組織新家庭起



來。小芸是經過患難的人。此刻雖是做了少奶奶。却一些也不搭架子。克勤克儉的掌管家務。朱琴生也足不出戶。兩人恩愛異常。過了一年鵝鵝鸚鸚的生涯。這一天。小芸因爲天氣漸漸炎熱。想往先施公司。剪些紡綢來。和朱琴生做幾身小衫袴。所以吃了早點。便坐着汽車往南京路而來。不想下車的當兒。就遇見了那當年一同在絲廠裏做工時的同伴翠貞。便拉了他回到先施公司去買了料子。又拉他同坐汽車。回自己家裏而來。一進門口。那個當差的便上前稟道。奶奶出去之後。少爺接了朋友的電話。約他吃飯。下半年還要到靜安寺去瞧什麼浴佛節。晚上又要到明園去看賽狗。今晚看來。非一兩點鐘不得回來。少爺本待不去。叵奈那朋友連打了兩三次電



第四十九回 攜朋好養狗話明園 起風波羣魚入法網 四

話來。才却不過情面。只得去了。教我們稟知少奶奶一聲。說若是少奶奶一個人覺得在家寂寞。便打個電話去。少爺立刻就回來。少爺把電話號碼也告訴了我們了。小芸道。讓他去罷。他幾天不出門。讓他去解解悶也好。不必打什麼電話去叫他。累得他身體在外面。心挂在家裏。那當差的答應了。幾個是字。小芸便讓翠貞往自己房間裏坐地。翠貞留心打量。覺得小芸現在。便宛然是個富家的少奶奶了。自己想想以往。原曾一同櫛風沐雨。拾過那小飯籃兒。如今一個在天堂。一個在地獄。真是那裏說起。當下便問問小芸別後的情形。小芸原原本本。訴說了一遍。又來反問翠貞。翠貞哽咽着。便把自己如何上了姓伍的當。如何被他們做了圈套。把自己賣到營口當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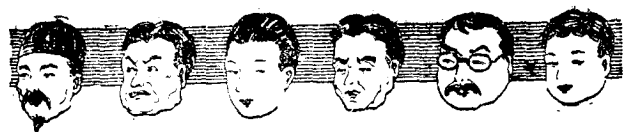
子後來幸虧有人寫信到婦孺救濟會去。才得回到上海。又如何因爲家裏父死母老。連飯都沒得吃。才不得已而操那秘密賣淫的生涯。翠貞人是很爽快的。倒也並不隱瞞。一一述給小芸聽了。小芸聽了。回想當初和翠貞在絲廠做工的時候。交情原也不薄。不禁灑了幾點同情之淚。當下便勸翠貞。不必再操這個秘密賣淫的生涯了。趁着青春未老的時候。嫁一個男人。常言道。樹高千丈。葉落歸根。這終身的事情。原要自己立定脚跟才是。你要是沒有錢。用我這裏倒可以補助你一點。也不枉我們大家做了姊妹一場。說罷。便在小首飾箱裏。取出三十塊錢的鈔票來。交給了翠貞。那翠貞聽了小芸的勸告。不禁十分感動。他操那賤業。原也是萬不得已。本來要想揀一



個情投意合的男子。託付他終身。小芸一番說話。正合了自己的意思。所以這三十塊錢。也就不再推託。當下又談了些旁的話。小芸留他吃了飯。才告辭而去。這一天。小芸因爲存心想讓朱琴生樂一天。所以也沒有打電話去叫他回來。不料朱琴生到晚上三點鐘。還不見回來。原來在外邊已是出了岔枝兒了。做書的一枝筆。不能寫兩面的事。只好丟了小芸。再說朱琴生。這天在朋友家吃了飯。便到靜安寺去看熱鬧。因爲這天正是釋迦牟尼佛的生日。靜安寺裏一般善男信女。都來進香。十分熱鬧。那些趕節場的。又都搭了布蓬。在靜安寺路和極司非而路上。擺了不少的攤。大家提起喉嚨。你也喊刮刮。我也喊實在好。鬧得鴉飛雀亂。也是租界上的定例。在這俗佛



節前後三四天裏頭。在靜安寺週圍擺攤。可以不要照會。所以雲屯蟻聚。那人越擠越多了。朱琴生和幾個朋友。一路閒逛。直逛到日落西山。才回來了。晚上又往明園去看賽狗。原來這賽狗。是上海新興的頑意兒。一般的也有買香賓票。和狗位輸贏。朱琴生因爲沒有去過。所以隨着大衆去逛了一會。及至回來時。那海關上的大鐘。剛正噹噹的敲了十二下。幾位朋友。尙有餘興。便死拉活扯。強要朱琴生到跳舞場裏去坐一會。朱琴生這幾年來。對於繁華綺麗之場。早已絕迹不去的了。更兼這天。他心裏記罪小芸。所以再三聲明。自己不肯陪了。那知這幾位朋友。偏要他一同去走一遭。朱琴生却不過情面。只得打疊精神。跟了他們一同走路。何奈一個人沒了興緻。就憑



你再熱鬧些。也如老僧入定般。不聞不見的了。所以朱琴生看了那些痴男怨女。摟抱了一對一對。在燈光黯淡之下。跳來蹠去。他却毫不在意。也是合當有事。他無意間一回頭時。只見附近一隻椅子邊。獨自坐着一個少婦。這少婦也一般學着時髦妝束。穿了一件短旗袍。腳上穿着肉色的絲襪。和一雙高跟銀色的小蠻靴。顯得出這個少婦是個常在跳舞場上走走的。朱琴生一瞧這少婦。好生面善。及至在腦海裏一個迴旋。便恍然大悟。原來這少婦不是別人。正是自己一輩子也忘不了。在他手裏裁過觔斗。天天想要報他仇的韓小姐。這時朱琴生見了韓小姐。便想起從前踏了他們的仙人跳。正是冤家路狹。分外眼明。好一個朱琴生。倒也不動聲色。幸虧他身旁有



一根柱。遮掩了韓小姐的視線。自己便躲在那柱背後。只暗暗的留心察看韓小姐的舉動。這時因爲韓小姐只是踽踽一人。穿得又是這們漂亮。自有一般遊蜂浪蝶去。轉他的念頭。也不知是幾時。孟光接了梁鴻案。便有人上前要求和韓小姐同舞。韓小姐含笑點頭。兩人便頓時在音樂聲中相抱而舞。朱琴生看得真切。便想索性看他一個究竟。果然韓小姐用的還是美人計。也不銷一盞茶時候。突然間從外面進來了兩三個穿黑物華葛長衫。頭戴拍拉草帽的人物。朱琴生一看。更是駭然。原來這些人。正是當初動手搜檢自己口袋。把一本支票簿搜檢去的。那幾個阿七的黨羽。叫什麼油老蟲阿毛。一見封喉老四。剝皮老虎金生等一班流氓。只見那油老蟲阿毛。



第四十九回 攆朋好養狗話明園 起風波羣魚入法網 一〇

第一個當先。便鷹拿燕雀般。把那和韓小姐同舞的男子。抓了一把。抓出舞場。分明是要和他們講斤頭。敲那個男子的竹槓。問他一個引誘良家婦女之罪。原來這種是最近跳舞場裏新興的仙人跳咧。朱琴生一看。知道報仇的機會到了。當下更不怠慢。便發瘋也似跳了起來。追蹤出去。只見這般流氓。簇擁着方才的那男子。正在沿了馬路向北走去。朱琴生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。拿出一個警笛來。噓哩哩的吹個不住。頓時印度巡捕。中國巡捕。聞聲而至。多至十幾名。一個個拔出手鎗來。還疑惑是綁票呢。朱琴生指揮他們。說這班人都是匪黨。我報過捕房。尋了他們一年多。不曾尋着。今天却給我狹路相逢了。那些巡捕見朱琴生的氣派。料知不是假的。便蜂擁上前。



把這班人捉住。及至在上一搜時。油老虫阿毛身邊。還帶着一柄手鎗。那些巡捕。一聲吆喝。便把他們一個個抓住了領口。就借了朱琴生的汽車。連同韓小姐。解到巡捕房去。朱琴生是原告。自然也同去的。及至到了捕房。一查舊案。果然朱琴生曾經來報告過。況且又是身藏手鎗。這般人決非善類。便留心檢查他們的指模。原來租界上的警務。辦得向來很有精神。捉進去的刑事被告。一個個要他們蓋下指模。將來一犯了案。一查便可以查得出來。這種關於指模的學問。在西洋的法律學校。列爲專科。就叫做指模學。足見這種學問的重要了。及至一查油老虫阿毛他們的指模時。便發現了剝皮老虎金生。在七年以前。犯過盜案。在西牢裏釋放出來。才只一年多咧。



這種過犯。不但仙人跳。是他們的拿手戲。準定還有甚麼旁的案子。也是他們做的。所以巡捕房裏。不敢怠慢。便細細的隔別盤詰。一問果然問出他們還有個巢穴。便派了通班探捕。照了他們的口供去搜查。果然又捉到了許多同黨。還發現了他們的巢穴。原來那綁票機關裏面。剛正綁了一個人家才週歲的小孩子。因為受了驚恐。所以變成懨懨一息了。幸虧巡捕去救了出來。才不致送掉小性命。這時那些阿七的黨羽。一個個都捉獲了。却單單不見了黨裏的首領阿七。探捕再四盤問那些匪徒時。有的便說是聽戲去的。有的便說是洗澡去的。可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那些巡捕。只得留幾個看守這房子。候阿七回來時。再把他捉住。正是



所幸羣魚齊入網。其如一鶴獨凌空。

欲知阿七捉到沒有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君子報仇三年。固不必亟亟耳。佛家因果之說。自有其至理。世間作惡者。惜未之知。蓋作惡譬如負債。未有不償而債權人肯捨棄之者。且怨毒之於人。苟有血性。疇不知報。彼百出其技。以求倖逃者。未嘗不沾沾自喜。孰知冥冥之中。有人爲之平亭軒輊。惡人縱苟得於一朝。而將來食報。且什百倍於其所得。譬之於水。蓋始終保其平行綫。雖微風激之。以生波濤。而靜者其本態。波濤其變態也。世人能悟此理。則諸惡莫作。衆善奉行。西方極樂世界。卽在靈臺方寸間。惜娑婆世界衆生之不悟乎。



第四十九回
嗚呼。

搗朋好賽狗話明園
起風液羣魚入法網

一四



第五十回

勸善懲惡大功告成 禹鼎溫犀全書結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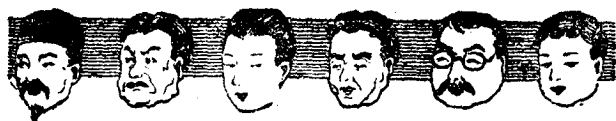
且說這綁票窟被捕房破獲了。其餘的匪徒都已就逮。只有首領阿七。却因爲這時剛正跑了出去。獨獨被他倖逃法網。可是那些探捕。如何肯就此罷手。索性一不做。二不休。非要想法子。把阿七捉住。不可。當下便臨時開了一個會議。議決留七八個巡捕。守在屋裏。把門兒虛掩了。好讓阿七不知道。同黨都已入了網羅。少停興匆匆回來。推門進屋時。便可以手到擒來。不費吹灰之力。又怕阿七究竟算是黨中的首領。身上定然藏有軍器。不要見了巡捕。拔出鎗來亂放。那



倒不是頑的。所以一聲令下。大家都在手鎗裏裝好了子彈。那手指又都扳在機關上。但等阿七一脚踏得進門。便大家不約而同的。把七八枝手鎗指着阿七。好讓他倔強不得。一衆巡捕。布置停當。大家都以爲阿七一定就要回來的。也不怕他飛上天去。便都磨拳擦掌。準備廝殺。那知天下事理想和事實。往往背道而馳。直等到五點多鐘。遠近的雞聲。喔喔的啼成一片。却依然不見阿七的蹤跡。一衆巡捕。便都有些困倦起來。本來一個人要是一夜不睡覺。最難熬的時候。便是天光將亮未亮。那時憑你怎樣能夠熬夜。不免也要呵欠連連。所以這許多巡捕。到了此時。漸漸不似適才的雄糾糾氣昂昂了。內中有幾個。早已上眼皮合向下眼皮。想打個磕銃。好養養精神。正



在情思迷離之際。誰想那阿七。早不來晚不來。偏在此時却回來了。可怪他不走虛掩的前門。却偏走關了的後門。只聽見後門上一陣叩門聲響。這一響不打緊。便把幾位巡捕先生。腦筋裏都震動了一下。大家揉眼睛。伸懶腰。你向我霎霎眼。我向你努努嘴。便都躡手躡腳。挺起手鎗。來到後門首。中間一個三道頭。便第一個當先的。搭一聲。把後門開了。這一開不打緊。七八枝手鎗。便齊向那個阿七前胸頂住。吆喝了一聲。真是威風凜凜。殺氣騰騰。就憑你是個慙不畏死的匪徒首領。也管教嚇得你屁滾尿流。果然那個阿七。目定口呆。頭上的汗珠兒。比黃豆還大。嘴裏只是期期艾艾。說不出話來。一衆巡捕。留心看那阿七時。只見阿七赤着雙足。穿了一身藍布短衫袴。敞



開胸脯。露出胸前一身黑肉來。頭戴一頂風吹日曬。有帽無邊的山東膠州國貨草帽。那些巡捕。暗想適才捉到的許多匪徒。一個個都穿着黑物華葛袍子。何等漂亮。怎麼首領阿七。這樣的貌不驚人。身上又穿得十分破爛。像是鄉下人的模樣。難道要避免我們的注意。特地這樣的喬裝改扮不成。他們當巡捕的。每逢捉到了人。第一句就劈頭問道。你叫什麼名字。這裏一衆巡捕。雖然知道這個人是匪黨的首領阿七。却也不能不照例問一句。便齊聲吆喝了一聲。只見那阿七。身上只是撲簌撲簌的發抖。等一衆巡捕問他的名字時。他才顫聲說道。我我就是倒倒倒馬桶的阿阿阿木林。一衆巡捕。這才恍然大悟。原來這個時候。正值天色才明。是倒老爺活動的時期。



倒老爺照呼人家娘姨大姐拾馬桶出來。照例是澎澎敲人家後門的。誰想到這屋裏守了有七八名巡捕。預備捉拿綁票匪的首領。只要一響動。也不管你倒老爺不倒老爺。便立刻一窩風擁得上前。預備捉拿。本來一般倒老爺敲後門的時候。口裏總是喊着倒馬桶呀倒馬桶呀的。這天自然也照例喊着。不想一衆巡捕正當打呵欠。想要睡覺。所以倒馬桶呀這四個字。倒沒有聽見。就只聽見了叩後門的聲音。便大家誤會這綁票匪的首領阿七。不走前門。却走後門回來了。所以七八枝手鎗。便一字兒向着他。嚇得這倒老爺魂靈出竅。也是合該這倒老爺晦氣。當下斷斷續續。說明了自己的職業。一衆巡捕。不覺都好笑起來。心想我們原想這傢伙不像是綁匪的。



首領原來是一個倒馬桶的。便把手鎗收了回來。喝一聲去罷。這位倒老爺才抱頭鼠竄而去。那些巡捕只得重又回到屋裏守着。直守到早上九點多鐘。還不見阿七回來。料想這阿七。定是得了風聲溜之大吉了。大家只得回捕房報告。銷差捕房裏因爲照租界的章程。捉到的刑事被告。應該在二十四小時以內。解送法庭審訊。不似內地官廳。把被告羈押了。竟有幾個月不見法官面的。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這可也算黑暗達了極點了。這捕房因爲有這個章程。所以第二天早上。就把這一千被告。解送法庭。法庭上因爲這案子人證未齊。所以諭令展期開審。這一千人便依舊羈押在捕房裏。暫且不表。再說那朱琴生。把這件事情弄妥當了。從捕房裏出來。回到家裏已



是。三。多。點。了。他。們。兩。本。來。夫。妻。感。情。很。好。的。所。以。小。芸。不。等。朱。琴。生。回。來。再。也。不。肯。睡。覺。一。個。人。綉。十。字。布。想。綉。一。對。枕。頭。套。把。現。在。所。用。的。一。對。換。得。下。來。因。為。現。在。的。一。對。綉。着。鴛。鴦。紅。綠。顏。色。配。得。似。乎。太。覺。俗。氣。了。所。以。小。芸。想。另。綉。一。對。光。是。四。個。中。文。篆。字。叫。做。甜。蜜。之。夢。覺。得。大。方。些。他。一。心。在。這。枕。頭。套。上。一。針。一。針。的。刺。去。倒。也。不。覺。得。時。光。長。遠。他。想。十。二。點。鐘。敲。過。琴。生。總。該。回。來。了。等。他。回。來。再。弄。一。點。稀。飯。吃。然。後。安。睡。也。還。不。遲。誰。想。一。點。鐘。都。敲。過。了。還。不。見。琴。生。回。來。他。這。時。不。免。有。些。着。急。才。想。起。了。白。天。琴。生。不。是。留。着。一。個。電。話。號。碼。麼。這。會。子。打。個。電。話。去。問。問。也。好。便。按。了。按。電。鈴。叫。那。當。差。的。那。當。差。的。正。想。渴。睡。聽。了。少。奶。奶。呼。喚。才。不。敢。不。掙。紮。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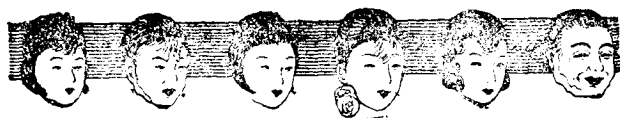
暫向上房裏來。可是不免呵欠連連。衣衫不整。小芸這時因爲心裏一着急。把一股無名火提了起來。見了那當差的這般模樣。不覺十分不悅。便冷笑道。平日間養了你們。一個月十塊錢的工錢。誰不是要拿三四十塊家去。你們也該摸出良心來。如今少爺還沒回家。不曉得他在外面有什麼事故。沒有你們倒先睡得着覺了嗎。這當差的碰了一個頂子。不敢答話。只呆呆的站在一旁。小芸便道。白天少爺留下的電話號碼。你去拿來。當差的應了一聲。是才回身去了。向着那些娘姨大姐。伸了伸舌頭。那些娘姨大姐。知道小芸向來是不發脾氣的。這回發了脾氣。恐怕輕易不得收篷。所以一個個提心吊胆。也不敢再偷懶磕睡了。只在旁邊伺候着。小芸看明白了電話號



碼。便親自立向電話機旁邊。搖了過去。報明號數。那知許久不見對方有人答話。小芸只得重又把聽筒掛上。再搖過去。果然電話局裏又有人問他要接幾號。小芸便告訴他說。適才那個號頭。沒有回音。請你再搖搖過去。那接線生答應了。又隔了良久良久。便問小芸有回音沒有。小芸道。依舊回沒有回音。那接線生說。怕是那邊已經睡了。小芸聽說。只得耐着性子央告道。對不起。請你再過搖一搖去。我們有要緊事和那邊說呢。接線生聽了。便把那邊的電話鈴搖個不住。這一陣鈴聲。果然把那邊底下人在睡夢中驚醒。便起來接電話。小芸這一方面。才算聽到了回音。小芸問明白了。沒有接錯。才問他說。我們少爺在你們家裏。走了沒有。那邊答道。你們是朱家嗎。你們



少爺同了我們少爺。吃了晚飯。說是到明園看賽狗去的。至今沒有回家。小芸見琴生和朋友在一起。料想不會出什麼岔枝兒的。這才放了心。把那電話搖斷。回來臥房裏安心等候。那些當差的和娘姨大姐。自然也只得睜大了眼睛。照望主人回來。好容易。一直等到三點多鐘。才聽見門外一陣汽車聲音。接着門鈴便響了。當差的知道少爺回來。便忙不迭的去開大門。小芸也走出屋子。在階沿上見朱琴生依然健步如飛。沒有甚麼事故。這才放下了心。當下便簇擁着朱琴生。回到屋裏。小芸不禁埋怨他道。怎麼你出去了。想不着回來。把人都急死了呢。朱琴生道。不要說起。今天若不是甲去一遭。我那一年以前的冤家。也決不會狹路相逢。說着。便把自己到跳舞場裏。



遇見了韓小姐。如今韓小姐和一千人都押在巡捕房裏的一番情節。說了一遍。小芸才明白朱琴生到這們晚回來。原來爲了這個事情。當下娘姨們盛上稀飯來。兩人對坐飽餐了一頓。才分頭就寢。過了幾天。朱琴生忽地接到了一張法庭的傳票。就是因爲這韓小姐的案子。傳他到庭作證。到了開庭的一天。小芸因爲生平沒有看見過衙門裏審問案子。所以約了翠貞。和朱琴生一汽車坐了。到法庭裏來觀審。那知不見猶可。一見時。心頭不由得小鹿亂撞將起來。原來小芸在一年以前。和翠貞一同從絲廠裏回來。兩人分了手。小芸獨自一人。走到康腦脫路的西段。被幾個流氓攔路調戲。幾乎不遭了他們一毒手。正在老急萬分的當兒。忽地跳出一個路兒不平。拔



刀相助的邱少英來。把這許多流氓打敗。可是少英自己也受了重傷。那些流氓的面孔。是小芸一輩也忘不了的。可怪今天在庭上。許多候審的匪徒。就是當初調戲自己的流氓。足見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小芸正在思想時。回過頭來看那翠貞。只見翠貞面色慘白。眼睛裏好似要淌下淚珠來的一般。忙推了他一把道。翠貞姊。你身上覺得不舒服嗎。翠貞把手指了一個匪徒說道。這人正是引誘自己的小任。不想今天做了匪徒。在這法庭候審。怕非監禁十年八年不可咧。阿彌陀佈。也不比我翠貞去找他。他一般的也有今日。不表兩人說話。且說法庭上把這件案子研訊了有兩個鐘點。才下堂諭。判決被告分別監禁。連那韓小姐。也定了徒刑七年。獨有那首領阿七。竟



被他鴻飛冥冥。將來在下編海上迷宮續集時自有交代。至於朱琴生夫婦。往後過的是快樂光陰。邱少英在法國也不時有信來。說已是和他的未婚妻結了婚。翠貞也嫁了一個商人。白頭偕老。至於春紅老三和老六。以及小邵莊。賤龔陳美雲陸零陸百齡。機一千人。尚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情節。只得等在下閱了的時候。再寫他出來。這部海上迷宮初集。可就在這裏結束了。

評曰。讀至此回。以爲阿七必可就擒矣。孰知其竟漏網。文章之不可捉摸如是。且平空又插入倒老翁爲巡捕誤認而受窘。令人忍俊不禁。於文章萬分緊湊之際。好整以暇。間以穿插情生文耶。文生情耶。我不得而知之矣。



第五十回 勸善懲惡大功告成 禹鼎溫房

書全結東

一四

寫小芸與翠貞至法庭觀審。各人見各人之冤家。感爲此一纏。重
所打盡。譬如羣山萬壑。至荆門而蔚爲奇險。海上迷宮。頭緒雖
多。至此而如振衣得領。提綱得綱。通體活躍。非妙手不辦。惜乎
其僅五十回。猶病其少也。